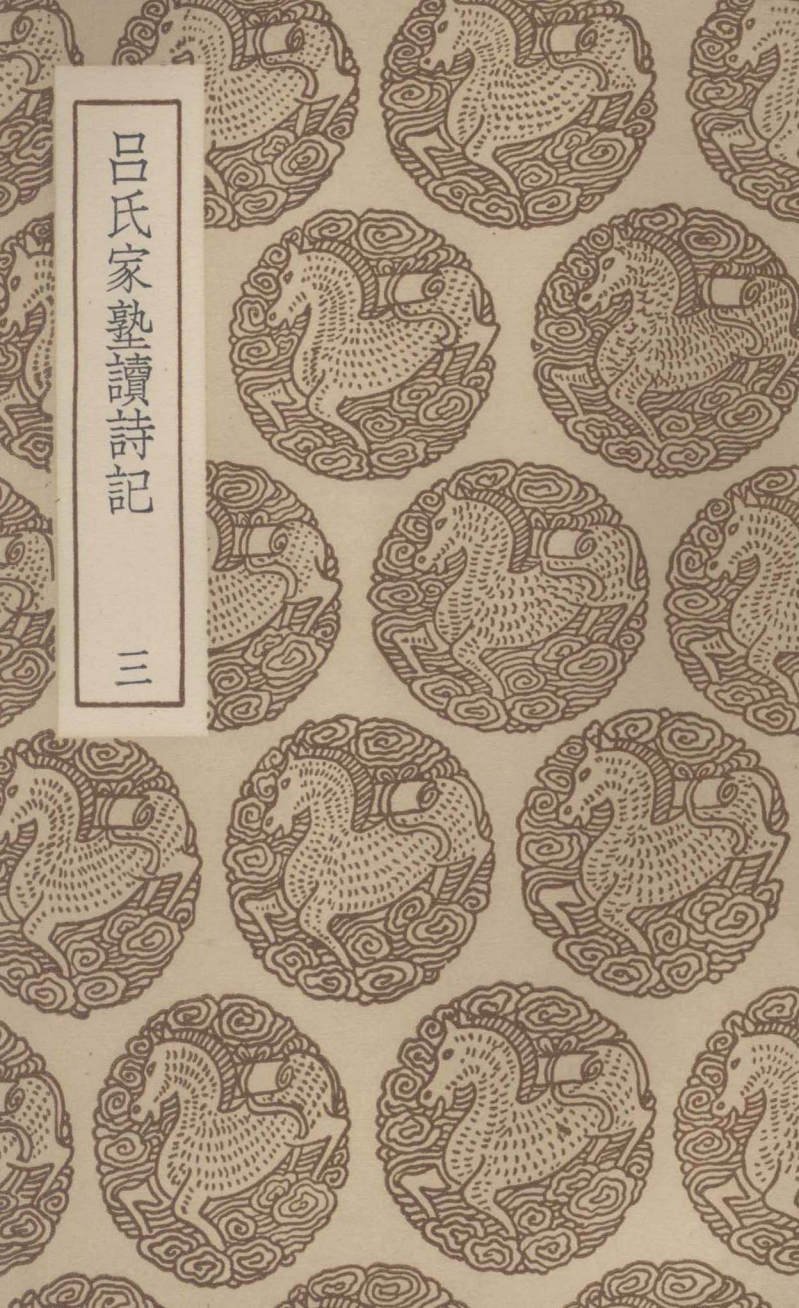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呂氏家塾讀詩記

(三)

呂祖謙撰

#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

魏

〔鄭氏詩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孔氏曰左傳曰虞虢焦滑

霍揚韓魏皆姬姓。是與周同姓也。

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於歷山陶於河濱禹非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

修德於民教以義方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孔氏曰桓四年左傳曰秦師圍魏是秦數伐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

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前漢地理志云魏在晉之南河曲其詩曰彼汾一曲實之河之側○水經注故魏國城南西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

故魏風著十

畝之詩也

葛屨俱具刺褊必淺也。魏地陜音於懈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音色褊急而無德以將之。范氏曰魏俗所以機巧趨利如此者君心之所

為也故是詩唯刺其褊

〔廣漢張氏曰〕夫子謂與其奢也寧儉則儉雖失中本非惡德然而儉之過則至於吝嗇迫隘計較毫

分之間而謀利之心始急矣。葛屨汾沮洳園有桃三詩皆言其急迫瑣碎之意。

糾糾吉黝反葛屨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反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反之襪紀力反之。好人服之。

〔孔氏曰〕糾糾稀疎之貌。朱氏曰糾糾緣戾寒涼之意。○〔毛氏曰〕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纖纖也。○〔朱氏曰〕女婦

未見賢邇反之稱也。○〔鄭氏曰〕裳男子之下服。孔氏曰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故知男子之下服也。曲禮曰諸母不漱裳唯舉裳不漱則衣可漱明裳為賤。練音了。漱悉候反。○〔毛

氏曰〕要、襖也。襪、領也。孔氏曰要是裳襖。襪為衣領說文亦云襪衣領也。○〔范氏曰〕好人女而未婦為容好者也。毛氏曰好人好女手之人。○〔孔

氏曰〕服之整治之也。○〔鄭氏曰〕魏俗至冬猶謂葛屨可以履霜。○〔孔氏曰〕新來嫁猶謂之可以

縫衣裳。○〔毛氏曰〕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范氏曰〕非特使之縫裳而又服襖襪之功。其儉

嗇且急亦已甚矣。○〔蘇氏曰〕君子之為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以履霜

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為婦也將安使之矣。○說文摻作攢。山廉反。

云好手貌。董氏曰石經作攢。

好人提提。徒兮反宛於阮反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揅。勅帝反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毛氏曰〕提提安諦音帝也。范氏曰宛辟貌。朱氏曰宛然讓之貌也。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蘇氏曰讓而辟者必左孔

氏曰不敢當主故就客位。○〔朱氏曰〕掃所以摘髮用象爲之貴者之飾也。○〔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脩

如此而可以賤事使之與然褊者以爲爲是無益故爲其益者而至於縫裳也唯君子則不然懼其不

容降矣鄭氏曰婦新至慎於威儀如是使之非禮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汾扶云子預如預反沮子預如預反洳子預如預反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爲大夫采菜崔靈恩集注敘云君子儉以能勤案今定本及諸本敘直云其君義亦得通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說文曰汾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沮洳其漸接廉反洳者朱氏曰汾水名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莫菜也孔氏曰莫菜者葉似柳葉厚而

長有毛刺今人纒以取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洳其漸孔氏曰不可以尺寸量也是子之德美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

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軫車庶子爲之晉趙盾爲軫車之族是也○〔朱氏曰〕儉嗇不似貴

人也○〔董氏曰〕韓詩三章皆作彼己之子其義則同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反

〔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史記扁鵲視見垣一方人○〔范氏曰〕英者草木之華也○〔鄭氏曰〕公行

者。主君公車之行列。孔氏曰。公路公行。一官也。晉成公宦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為軫車之族。杜預云。公行之官是已。宦音患。軫音毛。

彼汾一曲。言采其蕢。音織 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朱氏曰〕一曲。謂水曲流處。○〔毛氏曰〕蕢。水蔦。音昔也。孔氏曰。水蔦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陸機云。今澤蔦也。葉如車前。 ○〔鄭氏曰〕公族。

主君同姓昭穆也。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樂厭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厭音黠。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范氏曰。魏君儉而不

取嗇而不施。君不能發政施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上下相離。君民相棄。君獨行之於上。而臣民不以為非。此詩所以刺時也。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 不我知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 心之憂矣。其誰

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興也。園有桃。其實之食。國有民。得其力。〔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為殺。興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

詠之爲謠。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孔氏曰釋樂云徒歌謂之謠謠既徒歌則歌不徒矣故曰曲合樂曰歌樂則琴瑟行葦傳曰歌者合於琴瑟也歌謠對文如此散則歌未必合樂也。重言人不知者不思

耳其情至深切也。○〔王氏曰〕儉而非之則疑於驕。○〔朱氏曰〕彼不知我心之所憂者反以我爲驕慢而曰彼君之所爲已是矣而子之言獨何爲哉蓋舉國之人莫覺其非而反以憂之者爲驕也故曰心之憂矣其誰知之重言其誰知之而曰蓋亦勿思蓋曰此之可憂較然易知彼之非我特未之思耳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我知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毛氏曰〕棘棗也。○〔鄭氏曰〕聊且略之辭也聊出行於國中以寫憂。程氏曰行國猶駕言出遊以寫我憂。○〔范氏曰〕謂

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音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役乎大國者爲大國所徵發。

陟彼岵音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草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草木曰岵無草木曰岵與傳正反。○說文曰岵山有草木也岵山無草木也。○陳氏曰岵也岵也岵也皆山之高處而可以瞻望者詩人各取其一以協韻耳。○〔鄭氏



曰。無已無懈倦。○〔蘇氏曰〕。上猶尚也。○〔毛氏曰〕。旃之也。○〔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

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廣漢張氏曰。直述所以念父之意。未若思父所以念己之心之爲深切也。○〔孔氏曰〕。我欲行之時。父教戒我曰。嗟我

子。從軍行役之時。當早起夜寐。無得已止。○〔朱氏曰〕。尚無幾慎之哉。猶可以來歸。無止於彼而不來

也。蓋生則必歸。死則止而不來矣。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子季行役。夙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無耆。常志反。寐也。

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岡。解見卷耳。○〔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孔氏曰。謂土田陘隘。非謂無居宅也。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生。周道衰。彊陵弱。衆蹙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

疆。此詩所爲作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又曰。周制。國郭之外。有聽爲場圃之地者。疑家授十畝。以毓草木。○孔氏曰。孟子曰。五畝之宅。樹之以桑。則野田不樹桑。漢書食貨志云。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毛

氏曰〕閑閑然。男女無別。往來之貌。或行來者。或來還者。孔氏曰。還兮。相呼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傳總解之。○〔孔氏曰〕魏雖

城狹民稠。未必卽然。舉十畝地。以喻其陜隘耳。○釋文。閑閑作閒閒。曰本亦作閑。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反兮。行與子逝兮。

〔毛氏曰〕泄泄。多人之貌。

橫渠指桑地爲場圃。合於古制。但又謂魏地侵削。於無井受之田。徒有近郭園廩而已。則似不然。果如是。民將何所食乎。政使周制果家賦園廩十畝。魏旣削小。豈容尙守古濃。容或數家井之也。況詩所謂十畝者。特甚言之爾。未可以爲定數也。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伐檀。待丹反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坎坎若惑反伐檀兮。實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

力纒。於宜反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廩直連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音元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反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為車者。君子伐之以自給也。○〔毛氏曰〕寘置也。干厓也。○〔董氏曰〕河濁而在岸。之干之側之澇者清也。○〔毛氏曰〕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文云河水清且瀾。瀾大波為瀾。小波

為淪。直波為徑。漣瀾雖異而義同。

○〔朱氏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按書斷斷猗無他技。大學作兮。○〔毛氏曰〕種之曰稼。

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廩。

孔氏曰廩謂一夫之田百畝也。

○〔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冬獵曰狩。宵田曰獵。

胡何也。貉子曰貍。

孔氏曰視汝之庭則所懸者是貍獸也。

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悠然於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為而積。汝未嘗狩獵。貍何為而來。汝獨不見夫彼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餐。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

坎坎伐輻兮。

音福

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

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

孔氏曰伐橫為車之輻。

側。猶厓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禾秉

之數。孔氏曰：田方百里，於今數爲九百萬畝，而王制云：方百里爲田九十億畝，是億爲十萬也。三百億與三百廛三百困相類，若爲釜斛之數，則大多不類，故爲禾秉之數，謂刈禾之把數。○〔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實之河之漕。順倫反。兮，河水清且淪。音倫。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困。邱倫反。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素門反。

〔毛氏曰〕：檀可以爲輪，漕，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釋文曰：韓詩曰：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圓者爲困。孔氏曰：方者爲倉。鶉，鳥也。爾雅

郭璞注曰：鶉，鶉之屬也。○鶉，烏反。孰食曰飧。說文曰：飧，水澆飯也。

### 伐檀三章章九句

碩鼠，刺重斂也。呂驗反。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孔氏曰：蠶食者，蠶之食桑，漸漸以食使柔盡也。猶君重斂，漸漸

以稅使民困也。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古亂反。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孔氏曰：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於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是也，言其方物宜有此鼠。○〔毛氏曰〕：貫，事

也。○〔鄭氏曰〕：逝，往也。○〔朱氏曰〕：爰，語辭也。○〔鄭氏曰〕：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顧眷，我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朱氏曰〕：今將去女，以適彼樂土，而得我所也。

三歲貫女，蓋言魏君培克，民當去之久矣。姑事之，至於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年須

暇之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爲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爲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汝。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戶毛反

〔毛氏曰〕苗嘉穀也。○〔范氏曰〕莫我肯勞者。不以我爲勞也。○〔鄭氏曰〕郭外曰郊。之往也。○〔毛氏曰〕號呼也。○〔廣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爲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國人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故著其情於詩。乃其所未忍絕者也。末章誰之永號。謂我將去爾。而適樂郊。當誰復永號於爾之士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釋文永作咏。曰本亦作永。鄭氏曰永歌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魏國七篇。十八章。百二十八句。

#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一

唐

〔鄭氏詩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日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恆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於時殺禮以救艱厄。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

孫穆侯又徙於絳云。孔氏曰。昭公之時。分曲沃以封桓叔。則詔公以前已徙絳矣。穆侯以後。晉恆都絳。昭侯以下。又徙於冀。在平陽絳邑縣東。及武公又都絳也。○〔前漢地理志云〕河東

本唐堯所居。詩風唐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嗇。故唐詩蟋蟀山有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他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

蟋音所律蟀悉蟀反刺晉僖公也。孔氏曰。僖侯司徒。靖侯子當共和時。儉不中丁仲反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

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張氏曰。晉以土地薄民貧。故其俗本來儉。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指詩人而言也。惟晉詩此意爲

多。可以意求。○范氏曰。人之憂樂。如晝之有夜。陰之有陽。君子以禮節之。不過乎中而已。所以順天地而理情性也。僖公有國而不能自樂。慘戚以窮年。此猶有夜而無晝。有陰而無陽也。故君子閔之。

〔楊氏曰〕晉之爲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閱其君。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昭公政荒民散。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則作詩以刺之。可謂憂思深遠矣。當是時。風雖變。堯之遺風未亡也。及沃盛強。國人將叛而歸焉。則不復有禮矣。蓋風俗之成壞。皆非一日之積。所謂繫一人之本者。其有見於斯歟。

蟋蟀在堂。歲聿允橘其莫。音暮今我不樂。音洛日月其除。直慮無已太康。職思其居。音呼報樂無荒。良士瞿瞿。

俱具反。〔毛氏曰〕蟋蟀。蝥也。俱勇孔氏曰。郭璞云。今趨織也。○陸九月在堂。聿。遂也。孔氏曰。當九月則歲未暮。過此月則歲將暮。是歲實未暮。而云聿暮。故知聿爲遂。遂者。從

始。嚮末。除去。已甚也。○〔朱氏曰〕太康。過於樂也。○〔毛氏曰〕職。主也。○〔廣漢張氏曰〕居。謂其位也。鄭氏

曰。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鄭氏曰〕荒。廢亂也。良。善也。當如善士瞿瞿然。○〔陳氏曰〕瞿。鳥前而啄。却而顧之貌也。○〔廣漢張氏曰〕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知爲國。專務於小。而不慮於大。是以詩人閱之人。

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於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胸。謂歲且晚矣。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

之貌也。○〔廣漢張氏曰〕僖公。徒從事於儉嗇。而不知爲國。專務於小。而不慮於大。是以詩人閱之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於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胸。謂歲且晚矣。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庶幾舒泰和豫。而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則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則夫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以次

而理矣。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大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反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耳。

謂廣周慮也。陳氏曰事變有出於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 ○〔毛氏曰〕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反 無已大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 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慆過也。○

〔朱氏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蟋蟀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烏侯反 刺晉昭公也。孔氏曰昭侯伯文侯子 不能脩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

灑。所懈反 掃。蘇報反 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呂氏曰有鐘鼓不能以自樂非其節也有財不能用非其



愛也。有朝廷不能以灑掃，非不好絮也。大抵無政，不能令其下。嘗然無所知，將為他人有也。○廣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謀子之國，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不馳驅。子有廷內，何不灑掃。子有鐘鼓，何不鼓考。子有飲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日，一旦宛然而死，則為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惟其頹墮不立，百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於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舉之，以其時，則必能自強於政。凡所施為，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不曰閱而曰刺焉。

山有樞，隰有榆。以朱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於阮其死矣，他人是愉。以朱

〔毛氏曰〕興也。樞、莖也。田節。孔氏曰：郭璞云：今之刺榆也。○陸璣疏云：其針刺如柘，其葉如榆為茹，美滑於白榆也。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理異耳。爾雅曰：榆，白粉。爾雅疏曰：白者名粉。郭璞云：粉，榆先生葉却著莢，皮色白。

〔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毛氏曰〕婁亦曳也。○〔孔氏曰〕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毛氏曰〕宛，死貌。朱氏曰：坐見死貌。愉，樂也。○〔朱氏曰〕山則有樞矣，隰則有榆矣。子有衣裳車馬，而不服不乘，若一旦宛然以死，則他人取之以為己樂矣。

山有栲，隰有柎。音考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栲。孔氏曰：栲似栲，色小白，亦類漆。樹俗語曰：樅栲漆相似如一。柎，櫬也。孔氏曰：柎葉似杏而尖，材可為弓弩輪。○栲救書反，權於力反。灑，洒也。孔氏曰：洒，謂以水溼地而掃之，故轉為灑。

灑是散水之名。考，擊也。○〔鄭氏曰〕保，居有也。孔氏曰：居而有之。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力智反於側永引也。○〔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

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非勸其爲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嬖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末章尤可見。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烏毒反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朱氏曰。按左傳史記。晉穆侯之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

侯覺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覺昭侯立。封成師於曲沃。師服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甸侯也。而建國本既弱矣。其能久乎。成師卒。諡曰桓叔。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反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音洛

〔毛氏曰〕興也。○揚之水解見王風。○〔毛氏曰〕鑿鑿然鮮明貌。陳氏曰。鑿鑿然巖巖。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

孔氏曰。釋器。黼領謂之襮。孫氏注云。繡刺黼文以緹領。郊特牲云。繡黼丹朱中衣。大夫之僭禮也。大夫服之則爲僭。知諸侯當服之也。中衣者。朝服祭服之裏衣也。其制如深衣。以素爲衣。丹朱爲緣。繡黼爲領。 ○〔鄭氏曰〕國人欲

進此服。去從桓叔。○〔毛氏曰〕沃。曲沃。孔氏曰。曲沃在河東聞喜縣。 ○〔鄭氏曰〕君子謂桓叔。○〔歐陽氏曰〕揚之水。

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其民從而樂之則詩文自見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反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黼也孔氏曰謂於繒之上繡刺以爲黼非訓繡爲黼也鵠曲沃邑云何其憂言無憂也○〔董氏曰〕崔靈

恩集注本作素衣朱綃鄭氏曰繡當爲綃○孔氏曰綃繒名○郊特牲疏曰魯詩云素衣朱綃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說文曰水生涯石間曰粼粼○〔蘇氏曰〕命桓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爲之隱也桓叔

將以傾晉而民爲之隱欲其成矣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於齊亦猶桓叔之於晉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如父母其後召公子陽生

於魯而立之陽生夜至於齊國人知之而皆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音煩衍延善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餘反遠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璣疏云。聊語助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謂古者爲升上徑一寸下徑六分其深八

分。本草同。今以兩手爲掬則掬大於升矣。○〔鄭氏曰〕之子是子也。謂桓叔也。○〔毛氏曰〕朋比也。釋文云。謂無比。

例。○〔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范氏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枝別將遠而無窮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反。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爲匊。范氏曰。盈匊者不復以升較。言益多也。○呂氏曰古量二升曰匊。匊大於升。篤厚也。

### 椒聊二章章六句

綱直留亡侯反。繆亡侯反。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范氏曰。昏姻者人之情。而天地之理也。不得其時則人情失而天地之理違矣。

綱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毛氏曰〕興也。綱繆猶纏綿也。孔氏曰。綱繆是束薪之狀。故云猶纏綿也。○〔鄭氏曰〕三星謂心是也。爲二月之合宿。孔氏曰。二月日體在戌。而

斗柄建卯。初昏之時。心星在於卯。上二月之昏合於本位。故稱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不得其時。毛氏

曰。三星參也。始見可以嫁娶。○孔氏曰。○〔張氏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言此時可以見也。○〔王氏曰〕見此毛以秋冬爲昏時。王肅云謂十月也。

良人言女子之失時者也。○〔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嗟嘆也。○〔曾氏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終不遂之辭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邈。戶懈反。迺。胡豆反。子兮子兮。如此邈。迺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邈。迺。以失時也。故思不期而會焉。廣漢張氏曰。若謂為昏姻。則不得稱邈。迺。堯之遺風。只是儉而用禮一事。亦不必事事稱有遺風也。○

釋文。迺。作觀。曰。本又作迺。韓詩云。邈。觀。不固之貌。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采旦反。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王氏曰〕見此粲者。言男子之失時也。○〔李氏曰〕國語雖曰三女為粲。而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

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為時之先後。方束薪而見三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嘆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儻相見。其樂當如何。曰。良人曰粲者。蓋互為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耳。

綢繆三章。章六句。

杖徒細反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必政反。爾。

有杖之杜。其葉漚漚。私敘反獨行踽踽。俱禹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毗志反人無兄弟。胡不

飲焉。七利反

〔毛氏曰〕興也。杖，特生貌。杜，赤棠也。孔氏曰：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澀而酢無味。○〔王氏曰〕漚漚，潤澤

也。○〔毛氏曰〕踽踽，無所親也。○〔范氏曰〕比，親也。○〔毛氏曰〕飲，助也。

有杖之杜。其葉菁菁。子馨反獨行戔戔。求營反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戔戔，無所依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飲作次。

杜雖特生。然此詩方云其葉漚漚。其葉菁菁。卽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會杖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言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飲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飲助。信乎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也。

杖杜二章。章九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羔裘豹祛起居反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陳氏曰〕羔裘上下通服君純羔大夫間之以羔為裘以豹飾祛玉藻曰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鄭氏曰羔裘豹祛在位卿大夫之服也○〔毛

氏曰〕祛袂也孔氏曰袂是袖之大名祛是袖頭之小稱自用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氏曰爾雅云居居究究惡也李巡曰居居不狎習之惡○〔朱氏曰〕

在位者不恤其民故在下者謂之曰彼服是羔裘豹祛之人○〔孔氏曰〕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恃惡之色不與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之故舊恩好不忍去耳

羔裘豹裘徐敘反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呼報反

〔毛氏曰〕裘猶祛也究究猶居居也孔氏曰孫炎云究究窮極人之惡○〔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

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孔氏曰北風刺虐則云攜手同行碩鼠則云適彼樂國皆無顧戀之心此則念其恩好不忍歸他人之國其情篤厚如此亦是唐之遺風○釋文裘作裘

日本又作裘

羔裘二章章四句

鴝音保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羊亮反其父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昭公七年潘父弑

立昭公之子平是為孝侯孝侯八年曲沃桓叔卒子鱣立是為莊伯伐翼殺孝侯晉人立其弟鄂侯六年莊伯伐翼鄂侯奔隨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鄂侯之子光是為哀侯元年翼人復逆鄂侯而納諸鄂二年莊伯卒子稱立是為武公九年武公伐翼逐翼侯于汾隰夜獲

之。晉人立哀侯之子。是爲小子侯。小子侯四年。武公殺之。明年遂滅翼。王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二十八年。武公又殺之。自孝侯至是大亂五世矣。

肅肅鵠羽。集于苞栩。况禹反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魚世反稷黍父母何怙。音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興也。肅肅鵠羽聲也。鵠之性不樹止。王氏曰。肅肅疾。○孔氏曰。鵠鳥連蹄樹止。則爲苦。○釋文曰。鵠似雁而大。無後趾。集止也。○〔孔氏曰〕

孫炎曰。物叢生曰苞。爾雅曰苞。○鄭氏曰。種者根相迫。迫相親也。種之忍反。迨。側百反。梱。口本反。致直置反。○〔毛氏曰〕栩。杼。食汝反。孔氏曰。栩杼。今柞櫟也。其子爲皂。或爲皂汁。可以染皂。柞

子各反。櫟力的反。鹽不孜孜也。孔氏曰。鹽與鹽字異義同。左傳於文皿蟲爲蠱。穀之飛亦爲蠱。然則蟲害器敗穀者皆謂之蠱。是鹽爲不攻牢不堅致之意也。○〔鄭氏曰〕蓺。樹也。○〔毛氏

曰〕怙。恃也。○〔鄭氏曰〕曷。何也。君子從征伐。其爲危苦。如鵠之樹止。我迫王事。不能播種五穀。我父母將何怙呼。○〔孔氏曰〕悠悠乎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人窮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鵠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蘇氏曰〕極。止也。○〔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

肅肅鵠行。戶郎反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爾雅曰。蓺。亡昆反赤苗。苞。羌紀反白苗。郭璞曰。赤苗。今之赤粱粟。白苗。今之白粱粟也。○

〔朱氏曰〕嘗。食也。○〔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鴟羽三章章七句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卑政晉國其大夫為子偏之請命乎天子之使所吏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桓八年王使立繒于晉

至莊十六年乃云王使繒公命曲沃伯為晉侯不言滅晉之事晉世家云晉侯繒立二十八年曲沃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計繒以桓八年立至莊十六年乃得二十八年然則繒公命晉侯之年始并晉也繒公未命晉之前有使適

晉晉大夫就之請命

〔程氏曰〕武公始有晉國而能請命天子故詩人美之美其所可美也劉氏曰晉武公兼其宗國則君子曷為美之曰否此之謂變風變風者變於正也變

之中有美美之中有刺取其一節不兼其義無衣之詩其力足以兼國然而不自安也待天子之命然後安是之取爾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周禮注鷩冕七章衣三章一曰華蟲畫以雉即鷩也二曰火三曰宗彝皆畫為績裳四章一曰藻二曰粉米三曰黼四曰黻皆緝以為綉○緝恥知反諸侯

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為君○〔孔氏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蘇氏曰〕以晉之力豈不足以為是七章之衣兮然不如子賜我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鄭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不許氏曰六者子男之服也子男之服以五

爲節而曰六者。天子之卿六命。與子男同服故也。

○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

○〔程氏曰〕燠暖亦謂安耳。

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暖。

喬琳爲朱泚吏部尙書。選人白前所注某官不便。琳答曰。足下謂此選竟便乎。朱泚雖有吏部選。而不可謂之便。晉國雖有冕服。苟無天子之命。亦不可謂之安。且吉安且燠也。琳之爲泚臣。王師復振。旦夕誅滅。宜其發此言。若武公之篡。當東周之衰。雖以枝代宗。豈卽有禍。是詩之作。乃其中心誠有所大不安也。玩其辭氣。與劉仁恭求長安本色之語異矣。仲尼錄之。所以見秉彜之不可殄滅。而王綱之猶可舉也。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季弟成師於曲沃。專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弑昭侯。欲納成師。而王又不問。二失也。平王四十七年。曲沃莊公弑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能討曲沃。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及曲沃叛。王。王尙能命虢伐曲沃。立晉哀侯。使其初師出以正。豈止於此乎。四失也。桓王十三年。曲沃武公弑晉小子侯。王雖不能卽討。明年猶能命虢仲立晉哀侯之弟緡于晉。又明年猶能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之爲諸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於諸侯。降於大夫。竊於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 無衣二章。章三句。

有杖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孔氏曰。武公初兼宗國而不求賢。故刺之。

有杖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呼報反之曷飲於鳩食音之食音

〔毛氏曰〕興也。○〔鄭氏曰〕杖音第杜特生陰寡道左道東也。○〔蘇氏曰〕噬逝通朱氏曰噬發語辭也。○〔范氏曰〕

杖杜陰至寡也。然以生於道左而人得休息焉。武公兼其宗族又不求賢以自輔。孤特如此。則是杜之

不若也。○〔朱氏曰〕寡特不足恃賴。則彼君子亦不肯適我矣。○〔陳氏曰〕使武公誠實有好賢之心。

唯恐無以飲食賢者。則賢者自來矣。○釋文云。韓詩噬作逝。

有杖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釋文曰。周韓詩作右。

有杖之杜二章章六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息浪反矣。孔氏曰。獻公詭諸武公子。按左傳莊二十八年傳。稱晉伐驪戎。閔元年傳曰。晉侯作二軍以滅耿滅魏。二年傳曰。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僖二

年。晉師滅下陽。五年傳曰。八月晉侯圍上陽。冬滅虢。又執虞公。八年傳。稱晉里克敗狄于采桑。見於傳者已如此。是其好攻戰也。國人或死行陣。或見囚虜。是以多喪。○陳氏曰。逃亡曰喪。

〔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

葛生蒙楚音廉藪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興也。葛生延而蒙楚。藪生蔓于野。喻婦人外成於它家。孔氏曰。葛生延蔓而蒙于楚木。藪亦生蔓而蒙于野中。陸機疏云。藪似括樓。葉盛而細。○程氏

曰葛之生託於物。蔽之生依于地。與婦人依君子。

○〔鄭氏曰〕我所美之人。謂其君子也。○〔朱氏曰〕予之所美者。獨不在是。○

〔程氏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蔽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塋域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朱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范氏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則其嫁未久也。

○〔程氏曰〕獨旦。獨處至旦也。朱氏曰。自夜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朱氏曰〕夏之日。日永之時也。冬之夜。夜永之時也。○〔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

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婦人專壹義之至。情之盡。廣漢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亡之無日也。則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邱而已。其

亦傷之至也。○蘇氏曰。思之

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曰〕室。猶居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采芑。力丁反。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之事可見也。

采芑采芑，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采有聽取之義，故以采芑起興。○〔毛氏曰〕芑，大苦也。釋文曰：即甘草，葉似地黃。首陽，山

名也。孔氏曰：首陽，在河東蒲坂縣南。○〔鄭氏曰〕巔，山之上。苟，且也。旃之言焉也。○〔歐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

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程氏曰：又重誠曰：置之，且無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毛氏曰：采芑，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無徵也。○

孔氏曰：小行，謂小小之事，無徵，謂幽隱，辟側。無徵，驗也。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孔氏曰〕人之爲言，王肅諸本皆作爲言，定本作僞言。

采芑采芑，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孔氏曰：所謂堇菜也。○〔朱氏曰〕與，許與也。

采芑采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葍，菜名也。

采芑采芑，采葍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遠者能之。毛氏以采芑爲細事，首陽爲幽僻，孔氏采引而

伸之謂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附見焉。

采芘三章。章八句。

唐國十二篇三十三章二百三句。





#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二

秦

〔鄭氏詩譜曰〕秦者隴西國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山。

朱氏曰。今秦州是也。

堯時有伯翳者。實臯陶之子。佐禹治水。

賜姓曰嬴。

孔氏曰。鄭語云。嬴伯翳之後。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則伯益伯翳聲轉字異。猶一人也。秦本紀云。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脩。女脩生大業。大業生太費。是爲伯翳。列女傳云。臯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臯子臯陶之子伯益也。

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在荆岐終南惇物之野。至元孫德公。又徙於雍云。○前漢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云。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四驥之詩。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狩之事。○〔朱氏曰〕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見於詩者。大抵尙氣概。先勇力。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蓋雍州土厚水深。其民敦重質直。不爲浮靡。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以猛驅之。則其強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強兵力農。而成富強之業也。論之於此。以見厚重強直者之可與有爲。而又



以見上之導民不可不謹其所之也。

車鄰。力人反。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孔氏曰：秦仲以字配國者。附庸未得爵命無諡可稱。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都田反。未見君子。寺人之令。力呈反。

〔毛氏曰〕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丁歷反。顛顛也。孔氏曰：的白也。顛顛也。顛顛有白毛。○王氏曰：白顛蓋仲之名。馬驛駟盜驪赤兔的虛之稱。寺人內小臣也。孔氏曰：言

寺人是在內細小之臣。非謂寺人。即是內小臣之官也。燕禮諸侯之禮也。云獻左右。正與內小臣是諸侯有內小臣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鄭氏曰〕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

人使傳告之時。秦仲又始有此臣。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范氏曰：寺人所以傳內外之命。君臣相信。故其下得以使之也。

阪。音反。有漆。隰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音洛。逝者其蓋。田節反。

〔毛氏曰〕興也。阪者曰阪。下溼曰隰。○〔鄭氏曰〕既見既見秦仲也。○〔毛氏曰〕蓋老也。八十曰蓋。○〔朱氏曰〕阪則有漆矣。隰則有栗矣。既見君子。則並坐鼓瑟矣。○〔鄭氏曰〕並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

飲相安樂也。○〔范氏曰〕今者不樂。恐失時也。○〔李氏曰〕逝者與日月逝矣之逝同。皆言其歲月之

往。既見君子。並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蓋。悲壯感嘆之氣也。秦之強以此。而止於

爲秦者亦以此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音黃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毛氏曰〕簧，笙也。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駟驥。田結反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音洛焉。孔氏曰：秦非子至於莊公，常爲附庸，莊公生襄公，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西之地。

駟驥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子狩。眉翼反

〔王氏曰〕駟驥，言純駟也。○〔毛氏曰〕驥，驪。孔氏曰：驪，黑色。阜，大也。○〔孔氏曰〕每馬有二轡，四馬當八轡矣。

諸文皆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舐，故在手者惟六轡耳。○〔朱氏曰〕媚子所親愛之人也。○〔毛氏曰〕冬獵曰狩。○〔孔氏曰〕襄公乘驥色之馬，既肥大而又良善，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呂氏曰〕公之媚子，不必如媚于天子，媚于國人者也。此詩稱其始爲諸侯，未必能用賢，但人君之奉稍備云耳。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蒲末則獲。捨反

〔毛氏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亡悲反春秋獻鹿豕羣獸。孔氏曰：皆天官獸，人文獸之供，食各有時節，故謂之時牡。○〔朱氏曰〕牡，獸

之牡者也。○〔董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膺。爲上殺。孔氏曰逐禽由左禮之常法。○〔毛氏曰〕

拔矢末也。孔氏曰以鏃爲首故拔爲末。○〔孔氏曰〕虞人奉是時節之杜獸。驅以待公射之。是時節之杜獸甚肥大矣。

公戒御者曰。從左而逐之。公乃親自射之。舍放矢括。則獲其獸。言公之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車鸞盧丹鑣彼驕。載力念獫狁許竭。駟詐喬駟反。

〔毛氏曰〕閑。習也。輶。輕也。鄭氏曰輕車。驅逆之車。○孔氏曰田僕掌設驅逆之車。驅禽使前趨獲。逆御還之。使不出圍。○〔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

銜也。○〔鄭氏曰〕置鸞於鑣。異於乘車也。孔氏曰乘車鸞在衡和在軾。○〔毛氏曰〕獫狁。田犬也。長喙況廢。曰獫狁。短喙

曰歇驕。○〔朱氏曰〕田事已畢。故遊于北園。以車載犬。蓋以休其足力也。韓愈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

此類。

駟驥三章。章四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強。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李氏曰史

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至殺幽王。驪山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爲諸侯。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

小戎 錢淺 伐 收 五 梁 木 梁 斡 斡 留 游 環 脅 驅 陰 鞞 鞞 沃 續 文 茵 因 暢 反 穀 穀 駕 我 馭 其 馭 之 樹 言 念 君 子 溫

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氏曰〕小戎兵車也。伐淺收斡之忍也。董氏曰六月言元戎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侯之

以收斡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淺斡者對大車平地載任之車為淺也。兵車當輿之內從前軫至後軫惟深四尺四寸大車前軫至後軫其深八尺兵車之軫比之為淺。五五束也。梁歷錄也。梁斡斡上句侯

反 衡也。一斡五束束有歷錄也。孔氏曰蔡歷錄也。斡者轅也。梁斡斡上句衡斡者輓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

之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梁也。○陳氏曰斡車轅也。其前駕於服馬之衡之上。其後則乘前軫直逼後軫。梁斡則穹其上。以便服馬之進退。車之進退以轅為主。懼斡之不堅也。故一轅則五分其穹。每分以皮束之使堅。是謂五梁。游環鞞環

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脅驅慎駕具所以止入也。鄭氏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孔氏曰游環者以環貫鞞游在服馬背

上驂馬之外轡貫之游移無定處也。驂馬欲出此環牽之所以禦出也。脅驅者以一條皮上繫於衡後繫於軫當服馬之脅愛慎乘駕之具也。驂馬欲入則此皮約之所以止入也。陰揜揜於檢

金也。續續鞞也。鄭氏曰揜軌在軾前垂鞞上。蓋續白金飾續鞞之環。○孔氏曰揜軌謂與下三面板以板木橫側車前所以陰映此軌也。鞞在鞞前橫木映軌故鄭氏云軌在軾前垂鞞上。謂陰板垂鞞上也。此車衡之長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

而已。驂馬頸不當衡別以皮為二鞞繫於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左傳云兩鞞將絕是橫軌之前。別有驂馬二鞞也。蓋沃也。非白金之名。謂銷白金以沃灌鞞環。鞞言蓋續則是作環相接。○朱氏曰揜軌在軾前軫上。鞞者以皮二條前繫驂馬之頸。後繫陰板之上。蓋續

陰板之上有纒韌之處。銷文茵，虎皮也。暢，穀長穀也。孔氏曰：茵者，車上之褥。劉熙釋名云：文茵，車中所坐也。用虎皮，有文采也。白金沃其環，以爲飾也。暢訓爲長，言長於大車之轂也。兵車之轂長三尺二寸，大車之轂長尺半。

兵車之轂比之爲長。○朱氏曰：穀所以貫車輪者。駒，駒文也。左足白曰駒。孔氏曰：色之青黑者名爲紫，馬名爲駒，知其色作紫文，馬後足白爲紫。○〔孔氏曰〕：婦人閱其君子

云，言念君子，溫然其如玉，今乃遠在西戎板屋之中，思而不得見，亂我心曲也。朱氏曰：心曲，心中委曲之處也。地理志云：

天水隴，西民以板爲屋，然則秦之西垂，民亦板屋也。毛氏言西戎板屋者，此言伐戎故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駼音留是中，駟古花反是驂，龍盾順允反之合，塗以鱧古穴反，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

爲期，胡然我念之。

〔孔氏曰〕：孔阜，甚肥大也。六轡見前章。○〔鄭氏曰〕：赤身黑鬣，力輻反曰駟。孔氏曰：今人猶謂此爲駟馬。○〔孔氏曰〕：黃馬

黑喙曰駟。○驪解見駟。○〔鄭氏曰〕：中，中服也。驂，兩駢芳菲反也。孔氏曰：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駢，在外兩馬謂之駢。○〔毛氏曰〕：龍盾，

畫龍爲盾也。合，合而載之。孔氏曰：盾以木爲之，而謂之龍盾，是畫龍于盾也。王肅云：合而載之以爲車蔽也。○朱氏曰：盾，干也。載之以爲車上之衛也。○〔鄭氏曰〕：塗以鱧，納

之鱧，以白金爲飾也。納，繫於軾前。○〔朱氏曰〕：鱧，環之有舌者。○〔毛氏曰〕：納，驂內轡也。孔氏曰：鱧，納謂白金飾皮

爲鱧，以納物也。四馬八轡，而經傳皆言六轡，明有二轡當繫之，馬之有轡者，所以制馬之左右，令之隨逐人意。驂，馬欲入則偏而脅驅，內轡不須牽挽，故知軾者納驂內轡，繫於軾前，其繫之處，以白金爲鱧也。○蘇氏曰：驂之外轡，則御者執之。○〔朱氏

曰。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賤駟孔羣。音求。羣。徒對。蒙伐有苑。虎韞。敕亮。魯豆。膺交韞二弓。竹閉緹。古本。直登。言念君子。載寢載

與。厭厭。於鹽。反。良人秩秩德音。

〔毛氏曰〕賤駟四介馬也。孔氏曰。僕訓爲淺。駟是四馬。是用淺薄之金。以爲駟馬之甲。○陳氏曰。今爲馬甲之札。欲其輕而易於馬之旋習。○〔鄭氏曰〕孔羣者言甚調和

也。○〔毛氏曰〕公三隅矛也。錞錞。徂寸。反。也。孔氏曰。公矛三隅。刃有三角。鑿以白金爲其錞。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錞。進矛載者前其錞。是矛之下端者當有斂也。銳底曰錞。平底曰斂。毛氏言錞錞者。取

類相。明非訓爲鑿也。○朱氏曰。鑿錞亦以白金鑿之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鄭氏曰。蒙。旄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旄伐。○孔氏曰。畫雜鳥之羽以爲盾飾。其文章苑然而美。司兵掌五盾各辨其等注

云。干櫓之屬。言辨其等則盾有大小。左傳。狄虺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爲櫓。櫓是大盾。故以伐爲中干。干伐皆盾之別名也。虎。虎皮也。韞。弓室也。○〔鄭氏曰〕鏤。刻金飾也。○

〔毛氏曰〕膺。馬帶也。孔氏曰。其弓則有虎皮之韞。其馬則有金鏤之膺。膺。謂膺上有鏤。是以金飾帶。若今之婁胸也。交韞。交二弓於韞中也。孔氏曰。交二弓於韞中。謂顛倒安置之。○

王氏曰。韞必二弓。如有副馬。以備壞也。閉緹。息列。反。緹繩。膝約也。孔氏曰。既夕禮。說明器之弓。云有秘。注云。秘。弓槩也。弛則縛之於弓。槩。備損傷也。以竹爲之。引詩云。竹閉緹。然則竹閉一名秘也。緹。繫也。置弓秘裏。以繩繫之。因名秘

爲緹。所緹之事。卽緹。是也。謂以繩約弓。然後中後納之。韞中也。○朱氏曰。繫弓體使正也。○〔朱氏曰〕載寢載輿。言思之深。既寢而又興也。○〔毛氏曰〕厭

厭。安靜也。○〔蘇氏曰〕秩秩有斂也。○〔李氏曰〕婦人謂夫乃安靜善人。其德音又秩秩然有斂。今乃

從征役。我是以思念也。○釋文。公作忬。

小戎三章。章十句。

兼古恬反 葭音加

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蘇氏曰。兼葭之方盛也。蒼蒼其強勁。而不適於用。至於白露凝戾。爲霜。然後堅成。可施用於人。秦起于西垂。與戎狄雜居。本以強兵富國。

爲先。襄公以耕戰自力。而不知以禮義終成之。豈不蒼然盛哉。然君子以爲未成。故其後世。狃於利而不知義。至商君厲之以法。卒以此勝天下。既勝之後。二世而亡。其數有以取之矣。

兼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

蘇路反 澗音回

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中央。

〔毛氏曰〕興也。兼兼葭蘆也。

孔氏曰。兼似萑而細。高數尺。牛食之肥。疆蘆葦也。

蒼蒼盛也。白露凝爲霜。○〔朱氏曰〕伊人猶言彼人也。

一方彼一方也。○〔毛氏曰〕逆流而上曰溯澗。順流而涉曰澗游。○〔鄭氏曰〕宛坐見貌。○〔歐陽

氏曰〕兼葭必待霜然後堅實。秦必用周禮以變其夷狄之俗。○〔程氏曰〕順而求之則易且近。逆而

求之則艱且遠。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

音希

所謂伊人。在水之湄。溯澗從之。道阻且躋。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直戶反

〔程氏曰〕淒淒青蒼之間也。○〔毛氏曰〕晞乾也。

孔氏曰。謂未乾爲霜。

躋升也。○〔爾雅曰〕水草交爲湄。○〔毛氏

曰〕坻小渚也。○釋文。淒淒作萋萋。曰本亦作淒。

蒹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溯洄從之。道阻且右。溯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朱氏曰〕采采言其盛而可采也。○〔毛氏曰〕未已猶未止也。涘涯也。○〔孔氏曰〕若正與相當行則易到。今乃出其右。是難至也。○〔毛氏曰〕小渚曰沚。

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爾。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十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爾。

### 蒹葭三章。章八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歐陽氏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之地。襄公十二年伐

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兵伐戎。戎敗走。遂收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奪岐豐。周遂東遷。雖以岐豐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岐豐之地。○朱氏曰。襄公雖未能遠有周地。然既有天子之命矣。穀梁子曰。王者無外。命之則成矣。

命之則成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毛氏曰〕興也。終南。周之名山。終南也。條。栢。梅。梅。如鹽也。孔氏曰。栢郭璞曰。今之山楸也。陸璣云。皮葉白色亦白。宜為車板梅。郭璞曰。似杏實酢。○〔朱氏

曰〕君子指其君也。○〔鄭氏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以裼之。楊氏曰。玉藻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



也。疾智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程氏曰〕終南崇高厚大。以興君位之尊。山之高

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范氏曰。有其服與容。而無德以稱之。君子恥之。此所以戒也。

其君也哉。猶書所謂孺子王矣。戒之之辭也。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反壽考不忘。

〔程氏曰〕紀、稜角堂、平寬。朱氏曰。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毛氏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孔氏曰。基謂山基也。畢。終南之道名。道之側。其崖如堂之牆也。○〔毛氏曰〕黑與

青謂之黻。朱氏曰。黻之狀。兩已相反也。五色備謂之繡。朱氏曰。繡刺繡。○〔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

此服。長久而安寧也。亦戒勸之辭。

終南二章。章六句。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孔氏曰。左傳文六年。秦伯任好卒。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皆秦之良也。國人哀之。為之賦黃鳥。殺人以葬。環其左右曰殉。

不刺康公而刺穆公。是穆公命從已死。此人自殺從之。○董氏曰。陳乾昔魏賴從其治命。不以為殉。君子美之。然康公得無罪乎。詩人特以傷賢者之不得死。然方貴穆公死而棄民。故舉其重者。○朱氏曰。三人者不食其言。以死從君。而詩人以為美者。死不為義。不足美也。○東坡蘇氏和陶淵明三良詩曰。此生太山重。忽作鴻毛違。三子死一言。所死良已微。賢哉晏平仲。事君不以私。我豈犬馬說。從君求蓋帷。殺身固有道。大節要不虧。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願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仕宦豈不榮。有時纏憂悲。

所以靖節翁服此黔婁衣。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子廉反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氏曰〕興也。朱氏曰。以所見起興也。○陶淵明詩曰。荆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孔氏曰〕黃鳥止于棘。

得其所。○〔毛氏曰〕子車氏奄息名。○〔王氏曰〕百夫之特。則特出於百夫。○〔鄭氏曰〕穴。墻也。○

〔毛氏曰〕惴惴。懼也。○〔鄭氏曰〕慄。悼慄也。彼蒼者天。愬之。○〔毛氏曰〕殲。盡。良善也。孔氏曰。盡殺我善人。○〔朱

氏曰〕此奄息之死。若可以他人贖之。則人雖有百身。亦皆願贖之矣。愛之甚也。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反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猶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

訓防為當者。蓋如隄防之防水。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王氏曰〕百夫之禦，則能禦百夫者也。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孔氏曰：康公營穆公子。

歛尹橋反。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興也。歛，疾飛貌。晨風，鷦鷯也。之然也。孔氏曰：陸璣疏云：鷦似鷦，青黃色。燕頷句喙，鷦風振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鷦，燕雀食之。鷦羊召反，喙許磯反。鬱，積也。北林，林

名也。憂心欽欽，思望之心中欽欽然。程氏曰：欽欽，不解之意。忘我實多，今則忘之矣。○〔程氏曰〕以晨風與君子者，

取其去來之疾，人君好賢待士有道，則賢者歸之，禮貌不至，則浩然去矣。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如何如何，嘆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說文：歛，作鷽。

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

山有苞櫟。盧狄反。隰有六駮。邦角反。未見君子，憂心靡樂。音洛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櫟，木也。陸氏草木疏云：秦人謂柞櫟為櫟，河內人謂木蓼為櫟，此秦詩也，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孔氏曰〕王肅云：言

六、據所見而言也。○〔陸氏草木疏曰〕駁、駁馬、梓榆也。梓榆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毛氏曰：駁如馬，偃牙食虎豹。○草木疏曰：下章云山有苞棗，隰有樹檉，皆山隰之木，相配不宜云獸。○〔朱氏曰〕靡樂憂之甚也。○〔蘇氏曰〕山則有櫟，隰

則有駁，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棗。首 隰有樹檉。首 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棗，唐棗也。解見何彼穠矣。檉，赤羅也。釋文曰：赤羅，今楊檉也。實似梨而小，酢可食。○〔朱氏曰〕如醉，憂又甚矣。

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晨風三章，章六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呼報攻戰，亟欺異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孔氏曰：康公以文十年立，十八年卒。秦春秋文七年，晉人秦人戰于令狐，十年秦伯伐晉。

十二年晉人秦人戰于河曲，十六年楚人秦人滅庸，見于經傳者已知是，是其好攻戰也。

〔朱氏曰〕襄公以王命攘戎狄，報君父之讎，故征伐不休，而詩人美之。康公令狐河曲之戰，修私怨，逞小忿，故好攻戰，亟用兵，而詩人刺之，詩可以觀於此見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毛氏曰〕袍。繡也。古典。孔氏曰。玉藻云。繡爲繡。繡爲袍。純著新綿名爲繡。雜用舊絮名爲袍。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陳氏曰〕仇。怨也。○

〔蘇氏曰〕古者君與民同其甘苦。非謂其無衣也。然有是袍也。願與之同之。故於王之興師也。民皆自修其戈矛。而與之同仇矣。傷今無恩於民。而用其死也。秦本周地。故其民猶思周之盛時。而稱先王焉。

毛氏曰。上與百姓同欲。則百姓樂致其死。○范氏曰。豈曰無衣。與子同袍者。上與下之辭也。王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同仇。下與其上之辭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子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鄭氏曰〕澤。褻也。仙列。衣近污垢。朱氏曰。澤。褻也。以其親膚。近于垢。澤故謂之澤。汚音烏。垢古口反。戟。車戟。常也。孔氏曰。常長丈六。○〔毛氏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子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氏曰〕行。往也。

無衣三章。章六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力馳姬之難。乃旦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

爲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卽位而作是詩也。朱氏曰。我見舅氏。如母存焉。蓋爲康書公

語。

〔范氏曰〕見舅而思其母，此人之情也。人能充是心，則孝亦無不至矣。若康公者，未能充之也。然其以是心而作是詩，亦足以爲孝矣。廣漢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及其卽位，循是心而賦詩，是可夫子有取焉，而卒不能自充於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

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成證反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氏曰〕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孔氏曰：漢地理志云：古扶

風渭城縣，故咸陽也。其地在渭水之北。

○〔毛氏曰〕贈送也。○〔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

木路以封蕃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毛氏曰〕乘黃，四馬也。朱氏曰：乘黃，四馬皆黃也。○〔王氏曰〕至

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贈之厚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反玉佩。

〔毛氏曰〕瓊瑰，石次玉。

渭陽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

〔毛氏曰〕夏大也。○〔孔氏曰〕夏屋王肅云大屋。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蘇氏曰〕渠

渠深廣。○〔毛氏曰〕承繼也。權輿始也。

釋詁文

○〔朱氏曰〕言康公其初有渠渠之夏屋以待賢者。而其

後待賢之意寢衰。供億寢薄。賢者每食而無餘。於是嘆之。言不能繼其始也。漢楚元王敬禮申公。白公穆生。穆生不耆酒。元王每置酒。嘗爲穆生設醴。及王戊卽位。常設。後忘設焉。穆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怠。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稱疾。申公白公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歟。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穆生曰。先王之所以禮吾三人者。爲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豈爲區區之禮哉。遂謝病去。此詩其當之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氏曰〕簋是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簠。圓曰簋。簠稻器也。簋黍稷器也。○〔朱氏曰〕四簋。簠禮食之盛也。

權輿二章。章五句。

秦國十篇二十七章百八十一句

#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三

陳

〔鄭氏詩譜曰〕陳者大皞虞犧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為周武王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媯滿於陳。孔氏曰。左傳史趙云。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則胡公姓媯。武王所賜。都於宛邱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孔氏曰。鄭

駁異義云。三恪尊於諸侯。卑於二王之後。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乃封夏后氏之後於杞。設殷之後於宋。則明陳與蓊祝共為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

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明豬。孔氏曰。明豬。尚書作盟豬。即爾雅宋有孟諸是也。大姬無子。好巫覡。

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為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為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蘇氏曰〕陳之變風。其原出於大姬。蓋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篤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善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為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為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孔氏曰。幽公寧。慎公子當厲王時。



子之湯他郎反兮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

〔李氏曰〕子稱幽公也。○〔毛氏曰〕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邱。孔氏曰李巡孫炎注爾雅皆云中央下惟郭璞曰宛邱謂中央隆峻狀○

〔朱氏曰〕言此人遊蕩於宛邱之上。信有情思而可樂矣。然無威儀可瞻望也。

湯雖訓蕩與徑斥為淫蕩者辭氣緩急猶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坎苦感反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直置反其鸞羽。

〔毛氏曰〕坎坎鼓聲。○〔朱氏曰〕值遇也。○爾雅曰鸞春鉏。陸機云齊魯謂之春鉏。遼東樂浪謂之白鸞。青腳頭上有長毛十數枚。○〔毛氏曰〕

鸞鳥之羽可以為翳。鄭氏曰翳舞者所持以指麾。孔氏曰持鸞羽翳身而舞。○〔朱氏曰〕言無時不遇其出遊而舞於是也。范氏曰冬夏。祁寒大暑之時也。

人之好樂於是時必少息焉。今也無冬無夏則其他時可知矣。

坎其擊缶。方有反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鸞翮。音導

〔毛氏曰〕益烏浪反謂之缶。孔氏曰離九三。鼓缶而歌是樂器。坎六四。樽酒簋。貳用缶。注云大臣以王命出會諸侯。主國尊於簋。副設元酒以缶。則又是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具饘缶。則又是汲水之器。然則缶可以節樂。若今

擊甌又可以盛水盛酒。即今之瓦盆也。翮翳也。○爾雅翮作翮。

宛丘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

符云反。

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欺莫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孔氏曰：應劭云：古者二十

畝為一井，因為市交易。漢書食貨志：一井八家，家有私田百畝，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井廡。廡，據其交易之處，在廡舍，故言二十畝爾。

東門之枌，宛丘之栩。

況浦反。

子仲之子，婆娑。

素何反。

其下。

〔毛氏曰〕枌，白榆也。栩，杼也。

解見山有樞鶴羽。

東門宛邱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張氏曰〕婆

娑不必是舞，但裴徊翱翔之義。士大夫之子不得過市，今也遨遊於市井中。

毛氏曰：婆娑，舞也。

穀旦于差。

初佳反。

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毛氏曰〕穀，善也。〔鄭氏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也。〔范氏曰〕市所以易貨聚民，而婦人廢其紡績於此，今婆娑。○〔歐陽氏曰〕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說，因道其相誘之語曰：當以善

日期於國南之原野，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

范氏曰：先王惡夫飽食而逸居，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所以愛日也。今也民於善日，則擇高明之地而荒樂焉。

○釋文曰：差、

韓詩作嗟。○〔董氏曰〕說文引詩作市也。嬰娑，古文作娑字。

穀旦于逝，越以釅。

子公反。

邁視爾如收。

祁饒反。

貽我握椒。

〔毛氏曰〕逝、往也。○〔鄭氏曰〕越於、驪總也。○〔毛氏曰〕邁、行也。苾芑音毗，陸機云：芑，一名荆葵，似浮也。燕菁，華紫綠色，可食，微苦。

○〔孔氏曰〕男女總集而行，往所會之處。○〔鄭氏曰〕男女交會而相說曰：我視女之顏色，美如芑、苾芑。

之華，然女乃遺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孔氏曰：椒之實，芬香，故以相遺。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衡門音西，誘音願，僖公也。愿音願，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孔氏曰：僖公，孝幽公子。○歐陽氏曰：詩人以陳僖公其性不忿放，可以勉進於善，而惜其懦而無自立之志，故作是詩以

誘進之。○董氏曰：掖，石經作亦。

衡門之下，可以棲音西，遲音悲，泌音位，之洋洋，可以樂音洛，饑。

〔毛氏曰〕衡門，橫木爲門，言淺陋也。孔氏曰：衡，古文橫字，故知衡門，橫木爲門。門之深者，有阿塾堂字，此唯衡木爲之，言其淺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

〔朱氏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歐陽氏曰〕衡門雖淺陋，亦可以遊息於其下。泌水洋洋然，閱之而樂，則亦可以忘饑。言陳國雖小，苟有意於立事，則亦可以有爲。○釋文曰：樂，舊作樂，逸詩本有作樂。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山陰陸氏曰〕里語曰：洛鯉、河魴，貴於牛羊，則魴鯉乃魚之美者。○〔鄭氏曰〕齊，姜姓。○〔歐陽氏曰〕

其首章既言雖小國亦有可爲。其二章三章則又言何必大國然後可爲。譬如食魚者。凡魚皆可食。若必待魴鯉。則不食魚矣。譬如取妻。諸姓之女皆可取。若待齊宋之族。則不取矣。是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爲。而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亦不爲而已。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以妻。必宋之子。

〔鄭氏曰〕宋子姓。

衡門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永嘉鄭氏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奧。笑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流連荒亡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由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妃是也。不獨人君爲然。吳許升

少爲博徒。妻呂榮躬勤家業。以奉養其姑。數勸升修學。升每爲不義。輒流涕進規。榮父疾。升乃呼榮欲改嫁之。榮歎曰。命之所遭。義無離貳。終不肯歸。升感激自厲。乃尋師遠學。遂以成名。賢女之助如此。

東門之池。可以漚。

鳥豆反。

麻彼美淑姬。可與晤。

五故反。

歌。

〔毛氏曰〕池、城池也。漚，柔也。鄭氏曰：於池中柔麻，使可以緝績。○孔氏曰：謂漸漬使之柔忍也。○〔董氏曰〕周姬姓，陳因元女以封，故詩人猶

言淑姬。孔氏以姬姜為婦人美稱，於書無所考。○〔鄭氏曰〕晤，猶對也。言淑姬宜與對歌，相切化也。

孔氏曰：傳以晤為遇，釋言云：遇，偶也。亦為對偶之義。○〔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內，婦人之

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直呂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氏草木疏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范氏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反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氏曰〕菅，茅屬，柔忍宜為索，漚乃尤善。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但名為茅也。范氏曰：菅以爲屨。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魚敬反 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子桑反 昏以為期，明星煌煌。音皇

〔毛氏曰〕興也。牂牂然盛貌。○〔鄭氏曰〕親迎之禮以昏時。○〔朱氏曰〕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牂矣。昏以爲期而明星煌煌矣。○〔毛氏曰〕昏以爲期明星煌煌期而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善貝反昏以爲期明星皙皙。之世反

〔毛氏曰〕肺肺猶牂牂也。皙皙猶煌煌也。

###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於萬民焉。

朱氏曰陳佗文公子桓公鮑之弟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公卒而佗立明年爲蔡人所殺此詩刺佗

而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以至於此也。

〔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耆舊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致有弑逆之事也。

墓門有棘斧以斯。所宜反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巳誰昔然矣。

〔毛氏曰〕興也。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音閑希行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蘇氏曰〕夫陳佗

也。○〔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脩治則荆棘生故以興焉。墓門有荆棘則當以斧斤

開析之。佗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傅。以道義輔正之。今夫也不良。衆皆知之而不去。自昔誰如是乎。此追

咎自佗幼小。不擇師傅。致成其惡。誰昔然矣。猶云從來誰如是乎。蘇氏曰。知而不去。昔誰爲此乎。蓋歸咎桓公也。○爾雅曰。誰昔。昔也。

墓門有梅。有鴉。戶驕。狙辭。反。萃。狙辭。反。止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毛氏曰〕鴉。惡聲之鳥也。孔氏曰。鴉一名梟。一名鴟。瞻印云。爲梟爲鴟。俗說以爲鴉。卽土鴉。非也。陸璣疏云。鴉大如斑鳩。綠色。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鴟鳥是也。萃。集也。訊。告也。釋文云。韓詩云。訊。諫也。

也。○〔程氏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荆棘

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朱氏曰〕夫也不良。則有歌其惡以

訊之者矣。訊之而不予顧。至於顛倒。然後思予。則豈有所及哉。亦追咎之辭也。

墓門幽深之地。與其惡也。墟墓之間。荆棘最難去。非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傅痛楛

擊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鴉。萃。止。言佗之性質本非惡。爲師傅所累也。左傳載佗勸陳侯

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事理。蓋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旣而徐思佗言。復與鄭和。遣佗

往鄭泣盟。佗與鄭伯盟。敵如忘。洩伯料其必不免。考其歲月。纔數年爾。而盡惑變壞如是。此詩人之

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孔氏曰。宣公杵曰。莊公弟。

防有鵲巢。印其恭。有旨苕。徒彫。誰俯陟留。予美。心焉怵怵。都勞

〔毛氏曰〕興也。防。邑也。印。邱也。後漢地理志。陳縣注。博物記曰。印地在縣北。防亭在焉。

○〔孔氏曰〕鵲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鵲

不巢。○〔鄭氏曰〕旨。美也。長樂劉氏曰。旨者。地荒則草美茂也。〔毛氏曰〕苕。草也。孔氏曰。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草。彼陵苕好生。下溼。此則生於邱。與彼異也。陸璣疏云。苕。苕饒也。蔓生。

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俯。張。誑也。朱氏曰。俯。張欺誑也。○〔朱氏曰〕怵怵。憂勞之貌。○〔歐陽氏曰〕讒言惑人。非一

言一日之致。必由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構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程氏曰。有叢林之蔽翳。則

鵲巢之興。人心有蔽昏。則讒誣者至。邱。言平廣之地。則有美草。興人心高明平夷。則來善言。○〔程氏曰〕俯。謂譎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

所賢者。憂讒誣賢善也。

中唐有甃。蒲歷。印有旨。鷓。五歷。誰俯予美。心焉惕惕。吐歷

〔毛氏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孔氏曰。堂下。至門之徑也。甃。令音都歷。適也。爾雅曰。甃。甃謂之甃。郭璞曰。甃。甃也。○鷓。綬草也。陸璣疏曰。

鷓。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程氏曰〕惕惕。懼也。○〔歐陽氏曰〕中唐有甃。非一甃也。亦以積累而成。綬草雜衆色以



成文猶多言交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董氏曰〕鷓鴣舊作鷓○說文引詩亦爲鷓

防有鷓鴣巢二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呼報反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音悅美色焉王氏曰詩所言者說美色而已然敘知其不好德者子夏曰賢賢易色蓋說色如此喪其志矣未有能好德者也

月出皎兮佼古非反人僚音了兮舒窈鳥了反糾其趙反兮勞心悄七小反兮

〔毛氏曰〕興也皎月光也○〔孔氏曰〕佼好之入○〔朱氏曰〕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毛氏曰〕悄憂也王氏曰悄言不說而靜默○〔朱氏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糾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爲之

勞心悄然也毛氏曰舒遲也窈糾舒之姿○釋文皎作皦曰日本又作皎

月出皓胡老反兮佼人嫺力久反兮舒懽於久反受兮勞心慤七老反兮

〔董氏曰〕皓月光○〔蘇氏曰〕嫺好也○〔朱氏曰〕懽受憂思也蘇氏曰懽受舒之姿也○〔王氏曰〕慤言不安而

騷動○釋文嫺作劉曰日本又作嫺

月出照兮佼人燎力召反兮舒夭於表反紹兮勞心慤七感反兮

〔董氏曰〕照月光之被物。○〔蘇氏曰〕燎明也。董氏曰燎則其光與月並。○〔朱氏曰〕天紹糾緊之意。○〔王氏曰〕慘言不舒而幽愁。

此詩用字聲牙意者其方言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株陟朱反林刺靈公也。淫乎夏戶雅反。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鄭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孔氏曰靈公平國共公子楚語云昔陳御叔

娶於鄭穆公女生子南。子南之母亂陳而亡之。宣九年陳夏徵舒殺其君平國。傳曰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廡射而殺之。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氏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孔氏曰徵舒以氏配字。謂之夏南。楚殺徵舒。左傳謂之戮夏南。實從夏南之母言。從夏南者婦人夫死從子。夏南爲其家主。故以夏南言之。

駕我乘繩證音馬說音。于株野。乘我乘駒。朝食于株。

〔鄭氏曰〕說舍也。馬六尺以下爲駒。○釋文駒作驕。舊音駒。沈云或作駒字。是後人改之。皇皇者華篇內同。○〔東萊曰〕首章鄭氏文義皆善。但不當以爲靈公舐拒之辭。彼相戲於朝。猶不知恥。亦何舐拒之有。蓋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爾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也。

株林二章章四句

澤陂彼皮反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息嗣反感傷焉

〔王氏曰〕東門之枌宛邱之應也澤陂株林之應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音何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寐無爲涕他弟反泗音四滂音普沱徒何反

〔毛氏曰〕興也○〔董氏曰〕傳曰澤水之鍾也○〔毛氏曰〕陂澤障也孔氏曰澤障謂障水之岸○說文曰蒲者似莞

桓音桓而褊有脊滑柔而溫爾雅曰莞符離爾雅疏曰本草云白蒲一名符離楚謂之莞蒲○〔毛氏曰〕荷音荷芙音芙蕖音其也爾雅曰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蓮其本密其華菡萏其實葢其根藕郭

璞曰荷別名芙蓉江東呼荷密莖下白莖在泥中者萍謂房也○茄古牙反適音退密亡筆反弱音若藕五口反○〔鄭氏曰〕寤音教覺也○〔毛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

○〔孔氏曰〕目涕鼻泗俱下滂沱然○〔蘇氏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孔氏曰〕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

彼澤之陂有蒲與苕古顏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卷其員反寤寐無爲中心悁悁烏平反

〔毛氏曰〕苕蘭也○〔蘇氏曰〕卷好也○〔毛氏曰〕悁悁猶悒悒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反萏大感反有美一人碩大且儼魚檢反寤寐無爲輒張輦反轉伏枕

〔毛氏曰〕菡萏、荷華也。○〔李氏曰〕儼者、容貌儼然也。毛氏曰儼、矜莊貌。○〔朱氏曰〕輾轉伏枕、臥而不寐、思之深且久也。

變風始於雞鳴、終於澤陂。凡一百二十八篇、而男女夫婦之詩四十有九、抑何多耶。曰、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有男女然後有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男女者、三綱之本、萬事之先也。正風之所以爲正者、舉其正者以勸之也。變風之所以爲變者、舉其不正者以戒之也。道之升降、時之治亂、俗之汙隆、民之死生、於是乎在。錄之煩悉、篇之複重、亦何疑哉。

澤陂三章、章六句。

陳國十篇二十六章百二十四句



#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四

檜

〔鄭氏詩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孔氏曰左傳梓慎云鄭祝融之墟也。鄭滅檜而處之故知檜是祝融之境。國在禹貢豫州外方之北。

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

孔氏曰祝融重黎也重黎之弟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四曰會人案世本

會人即檜之祖也。釋文曰王肅云周武王封祝融之後於濟洛河穎之間爲檜子。

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

風始作。孔氏曰案鄭語史伯於幽王之世爲桓公謀滅虢檜云鄭仲恃險羔裘之作在檜仲之前不知其幾世也。其國北鄰於虢。

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其風之變固在於東遷之前然未必知其爲夷厲之世也。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范氏曰君有過則諫諫而不聽則去爲臣之道也。鄭氏曰以道去其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孔氏曰公羊傳曰古者大夫已去三年待放范甯曰君賜之環則還賜之玦則往荀卿云召人以環絕人以玦玦古穴反。廣漢張氏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間則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可知矣。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直遙反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

鄭氏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蘇氏曰：錦衣狐裘，其所以朝天子之服也。

○〔范氏曰〕急於遊燕而怠於政

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豈不爾思，勞心忉

忉。朱氏曰：孟子去齊，其心蓋如此云。

羔裘翺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鄭氏曰〕翺翔猶逍遙也。○〔毛氏曰〕堂，公堂也。

羔裘如膏。

古報反。

日出有曜。

羊照反。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朱氏曰〕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所漬，日出照之，則有光曜。

毛氏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

羔裘三章章四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朱氏曰：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毛氏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行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絃，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

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

力端反。

兮，勞心博博。

徒端反。

兮。

〔毛氏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孔氏曰素白也。此冠練布使熟其色益白喪禮至期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故爲練冠也。棘急也。朱氏曰喪事欲其總總爾哀速之狀也。纒纒瘠

貌博博憂勞也。○〔張氏曰〕不能三年不期而除則未始用練冠。曾氏曰不能三年雖不知爲服歲月然宰我謂纒纒改火期可已矣齊宣王曰爲期之喪猶愈

於己乎古之不能三年者意皆如此詩人思見練冠蓋當時止爲一歲服殿。○范氏曰檜當夷厲之時已知此則孔子孟子之世可知也。○〔董氏曰〕棘人崔靈恩集注作慄人。○說文纒

作纒。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氏曰〕素冠故素衣也。○〔朱氏曰〕與子同歸言其愛慕之辭也。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於粉反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朱氏曰〕韠蔽膝也以韋爲之冕服謂之韠其餘曰韠韠從裳色素衣素裳則素韠也蘊結者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歸矣。

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爲大祥之冠蓋引喪服小記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之文其說誤矣唯其不能三年是以嗟傷不見既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短喪其餘之也蓋亦服是冠矣至於二章之素衣鄭說尤不通朝服緇衣素裳初無素衣之制遂轉衣爲裳其牽合益甚矣三章之素韠於既練之服雖無所考觀詩者當亦得其大意不必委曲瑣細拘於禮文況爲鄭說者既曰衣者衣裳



之大名。則爲毛說者亦曰。鞞從裳色。衣裳既素。則必有素鞞。豈不可乎。孔氏又謂經傳未有以布爲素者。殊不知經傳以色白爲素。如繪事後素之類多矣。不必專以帛爲素也。

素冠三章章三句

隰有萋楚。文羊反楚疾恣。萎利反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萋楚。猗於可反。讎乃可反。其枝夭。於驕反。之沃沃。烏毒反。樂音洛子之無知。

〔毛氏曰〕萋楚。銚音遙也。孔氏曰。郭璞云。今羊桃也。或曰鬼桃。陸璣疏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孔氏曰〕猗。讎然。枝條柔弱。○〔毛

氏曰〕夭。少也。○〔呂氏曰〕萋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幹柔弱。至于長。則引蔓于草上。則既長不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爲喻。

隰有萋楚。猗讎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鄭氏曰〕無家。謂無夫婦室家。

隰有萋楚。猗讎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朱氏曰〕無室。猶無家也。

天如厥草。惟天之天。謂萋楚始生之時也。隰有萋楚。猗讎其枝。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

始苗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且反而思周道焉。

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於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略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竭反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反兮。

〔毛氏曰〕發發飄風。非有道之風。偈偈疾驅。非有道之車。前漢王吉治韓詩。上昌邑王疏曰。詩云。匪風發兮。匪車偈兮。說曰。是非古之風也。發發者。是非古之車也。偈偈者。蓋

傷之也。○程氏曰。匪風不和。風匪車無法之車。○〔鄭氏曰〕迴首曰顧。○〔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毛氏曰〕怛。傷也。○

〔范氏曰〕匪風發兮。匪車偈兮。猶惡政之及民也。張氏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程氏曰〕顧瞻盼戀。思而傷怛也。

朱氏曰。顧瞻周道而思王室。○前漢王吉引詩。偈作揭。怛作慤。

匪風飄符遙反兮。匪車嘌匹遙反兮。願瞻周道，中心弔兮。

〔毛氏曰〕迴風曰飄。孔氏曰：迴風，旋風也。嘌，無節度也。弔，傷也。

誰能亨普庚反魚漑古愛反之釜。符甫音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毛氏曰〕漑，滌也。徒歷反。釜，釜屬。孔氏曰：釋器云：鬲謂之釜。孫炎曰：關東謂甗為釜。然則釜是甗，亨魚用釜不用甗。雙舉者以其俱是食器，故通言之耳。○鬲即陵反。甗同音。○〔鄭氏曰〕檜

在周之東，故言西歸。孔氏曰：於時檜在滎陽。周都豐鎬，周在於西。○〔程氏曰〕魚，美好之物，人所欲，興善政人所思。○〔朱氏曰〕

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漑。其釜，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勞之，以好音而勉之。言有能興周道

者，則已將歸之也。毛氏曰：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張氏曰：漑之釜，鬲欲治民不煩也。漑，沃之使水多也。水寬則魚不壞，政亦務寬。

匪風三章，章四句。

檜國四篇，十二，章四十五句。

#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五

曹

〔鄭氏詩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邱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日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野昔堯嘗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厚重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蓄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

蝻音音浮音音蝻音音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瀆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孔氏曰昭公班以魯閔公元年即位僖七年卒○陳氏曰有瀆則儉無瀆則奢

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者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自售小人得志則其國家必有危亡之禍而彼致禍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擬之耳孰與圖其難而共其憂哉○釋文無昭公字曰一本作昭公國小而迫案鄭譜云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又云蝻蝻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未詳其正今諸本此敘多無昭公字

蝻蝻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氏曰〕興也蝻蝻渠略也朝生夕死孔氏曰蝻蝻郭璞曰似蝓蛭有角黃黑色陸璣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日陰雨時地中出○蝓起吉反蛭音羌楚楚鮮明貌○〔鄭

氏曰〕喻昭公之朝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朱氏曰蝻蝻之羽翼猶人衣裳之楚楚然也然朝生暮死蓋以比人之玩細蟻而無遠慮

者耳。○說文。楚楚作黼黻。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氏曰〕采采華飾。

蜉蝣掘求物。閱音悅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者。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閱者悅澤之意。○〔鄭氏曰〕麻衣深衣也。孔氏曰。玉藻說諸侯之禮云。夕深衣。○〔毛氏曰〕如雪。言鮮潔。○〔鄭氏曰〕說猶舍息也。○說文掘作堀。

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憫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表記曰。君子不以口譽人。則民作忠。故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饑。則食之。稱人之美。則爵之。國風曰。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雖別有所指。然文義正如此也。

蜉蝣三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音恭公遠于萬。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孔氏曰。共公襄昭公子。

彼候人兮何何可反。戈與殺都外反。彼其音之子。三百赤芾音弗。

〔毛氏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投。謂人候之屬。非候人之官長也。何揭也。孔氏曰。擔揭也。○〔孔氏曲

禮疏曰〕戈。鈎矛戟也。如戟而橫安刃。但頭不嚮上。爲鈎也。直刃長八寸。橫刃長六寸。刃下接柄處長

四寸。並廣二寸。周禮冬官。戈。秘六尺有六寸。注云。秘。猶柄也。○秘音祕。○〔毛氏曰〕殺。父也。孔氏曰。考工記。殺。長尋有四。戈。殺俱是短兵。殺字從父。故知殺爲父也。賢者之官。不過

候人。彼曹朝也。○〔鄭氏曰〕之子。是子也。○〔毛氏曰〕芾。韠也。孔氏曰。芾。是配冕之服。形制同於韠。祭服謂之芾。他服謂之韠。一命縕烏本反。芾

黝於糾反。珩音衡。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左傳曰。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僮。貢。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孔

氏曰〕賢者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曹朝。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何戈與綴。鄭康成於樂記引詩。亦曰何戈與綴。綴。表也。○說文曰。高懸羊皮以驚牛馬曰殺。則以殺爲表矣。

維鷦徒低反。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正反其服。

〔毛氏曰〕鷦。洿澤也。孔氏曰。鷦。水鳥。形如鷓而極大。喙長尺餘。頰下胡大如數升。羣。郭璞曰。今之鷦鷯也。好羣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梁。水中之梁。○〔歐陽氏曰〕此鷦當

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鷦在梁。不濡其味。陟救反。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反

〔毛氏曰〕味、喙也。媾、厚也。○〔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

蒼鳥會反。兮蔚於貴反。兮南山朝隴。子兮反。婉於阮反。兮嬖力轉反。兮季女斯饑。

〔程氏曰〕蒼蔚草木之盛鬱茂之狀。○〔張氏詩曰〕林木南山蒼蔚時。工斤樵斧競朝隴。舉知趨利青

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饑。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饑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于下。 ○〔董氏曰〕蒼集注作嬖。嬖作嬖。說文同。

候人四章章四句

鷦音尸。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鷦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毛氏曰〕興也。鷦。鷦。結於入反。鞠也。李氏曰鷦鷦爾雅以為結鞠。方言以為戴勝。今乃鷦鷦也。 鷦鷦之養其子。朝從上下。暮從下上。平均如一。

○〔鄭氏曰〕淑。善也。○〔廣漢張氏曰〕結云者。實而不它也。孔氏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裹結。 ○〔陳氏曰〕君子動容貌。

斯遠暴慢。正顏色。斯近信。出辭氣。斯遠鄙倍。其見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有常度矣。豈固爲是拘拘者哉。蓋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是以由其威儀一於外。則其心如結於內者。從可知也。○〔董氏曰〕崔靈恩集注作其義一兮。

鴈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毛氏曰〕飛在梅也。○〔鄭氏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孔氏曰。玉藻云。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是有雜色飾。

○〔毛氏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孔氏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此字從馬。則謂弁色如騏馬之文也。顧命云。四人騏弁執戈。注云。青黑曰騏。弁類多矣。知此是皮弁者。以其章弁以卽戎冠弁以從禽。弁經又是弔凶

之事。且不得與絲帶相配。唯皮弁是視朝之常服。○〔孔氏曰〕鴈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去。母常不移也。蘇氏曰。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棘。梅則失其在棘。

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以居一以俟之。而無不及者。○李氏曰。若母無常處。則其子不知所。○〔朱氏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周禮

弁師注。大鄭引詩作其弁伊綦。

鴈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反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朱氏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大學傳曰。其爲父子兄弟足灑。而後民灑之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椽側巾反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椽解見定之方中○〔鄭氏曰〕胡不萬年人欲其壽考○〔李氏曰〕四方之遠猶且觀而象之況國人安得不祝而頌之乎

鳴鳩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程氏易剝上九傳曰〕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尙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於變風之極則係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匪風下泉雖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音苦我寤嘆念彼周京

〔毛氏曰〕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王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稂童梁孔氏曰根一名童梁是禾之秀而不實者○

〔鄭氏曰〕愾嘆息之意寤覺也○〔孔氏曰〕周京與京周京師一也因異章而變文耳○〔程氏曰〕泉

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慨然既寤而嘆。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時也。○釋文浸作寢。曰本又作浸。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毛氏曰〕蕭、蒿也。山陰陸氏曰。即白蒿。葉白莖粗。斜生。多者如數十莖。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燕之。

冽彼下泉。浸彼苞菁。音尸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朱氏曰〕菁。筮草也。陸璣蟲魚疏曰。似蘘蒿。青色斜生。○京師。解見公劉。

芄芄。薄工反黍苗。陰雨膏。古報反之。四國有王。郇伯勞。音力報反之。

〔毛氏曰〕芄芄。美貌。郇伯。郇侯也。孔氏曰。左傳。富辰稱畢原。鄭郇文之昭也。嫌是伯爵。故言郇伯。郇侯也。○程氏曰。郇伯。故方伯之有功者。○〔朱氏曰〕黍苗既芄芄。

然矣。而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曾氏曰。四國有明王。郇伯又勞之。今咸無焉。

下泉四章。章四句。

曹國四篇十五章六十八句



# 呂氏家塾讀詩記卷十六

豳

〔鄭氏詩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邠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

孔氏曰周本紀云舜封后

稷于邠杜預云豳在新平漆縣東北邠今始平武功縣所治豳城是也邠近而豳遠從內出外故言出

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

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

孔氏曰國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我先王不甞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甞后稷之子也章昭注國語以爲不甞當大康之時公劉乃不甞之孫不

應亦當大康之世

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

孔氏曰大王始入居岐之陽明豳在岐山之北公劉之篇說公劉居豳度其陽隰以治田是豳居原隰之野

至商之末

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成王之時周公居東思公劉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紘

己志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

孔氏曰周公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因其上陳豳公故爲豳之變風○釋文曰周公遭流言居東作七月之詩成王悟而迎之以致太平故大師述其詩爲豳國之風焉

○〔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乎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

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

劉氏曰。豳風者。名之爲豳。實周公詩耳。周者。畿內國也。畿內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國別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

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謂之豳也。何以不列之於雅。曰。列之於雅。是爲變雅。成王雖始疑周公。而終任之。君臣之道。亦無間矣。君子成人之美。故不使成王之世。有變雅之聲。而攝引其詩。使還周公也。

○〔范氏曰〕豳

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爲終。而雅之所爲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致王業之艱難也。

鄭氏曰。周公遭變者。管蔡流言。

〔程氏曰〕七月大意。憂思深遠。不惟豳風當如此。又成王中變。自然發起周公言終久意思。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由。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此詩多陳節物。大要言歲敍之遷。人事當及時耳。所言或與月令異者。月令多舉其始。此但言其有時。不必始有也。

朱氏曰。使成王知其積累之艱難。如此而思奉承之不易。且以見己

之所以當國而不辭之意。

○〔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草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

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饗也節。此七月之義也。○〔後漢〕王充潛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

恣也。

楊氏曰。先王之政。使民男女終歲勤動。未常休也。雖淫僻之心。何自萌蘖哉。而獻享之禮。孝愛之誠。隆於自然。此所以皞皞莫知爲之者也。周公陳王業之致。特在乎此。後之有天下者。宜審也。

○〔楊氏曰〕七月備

言田桑之事以其興本於是故也。○〔長樂劉氏曰〕此詩所記苟非井邑其民鄉黨其教各有正長部分司其歲功未易集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音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音曷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

婦子。饁炎輒反。彼南畝。田峻音俊至喜。

〔張氏曰〕七月之詩皆以夏正為斷。朱氏曰此詩月數皆以夏正為紀。○范氏曰何以卒歲則又見二之日為歲之終也。○〔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

公羊傳曰大辰者大火也何休注大火謂心。○孔氏曰左傳張趯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服虔云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左傳又曰火猶西流謂火下為流。○朱氏曰火以六月之昏加於正南午位當東西之中

至七月之昏則下面西流矣。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一之日十之餘也。一之日周正月也。二之日殷正月也。孔氏曰一之日

二之日猶言一月之日。二月之日故傳言一之日者是乃十月之餘謂數從一起而終於十更有餘月還以一二紀之也。周正月斗建子之月也。殷正月斗建丑之月也。○程氏曰一之日猶云冬之日夏之日也。○朱氏曰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張氏曰言月又言

日別無義例。只是文順。鬻發風寒也。栗烈寒氣也。王氏曰風而寒尚非其至也無風而寒於是為至。○〔鄭氏曰〕褐毛布也。孔氏曰褐賤者所服今夷狄作褐皆織毛為之。卒

終也。○〔毛氏曰〕三之日夏正月也。孔氏曰斗建寅之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孔氏曰月令季冬命農修耒耜孟春天子躬耕帝籍豳土寒晚溫亦

晚故修耒耜始耕皆校  
中國一月也于訓爲於

四之日周四月也

孔氏曰夏之二月斗建卯之月也

民無不舉足而耕矣○〔程氏曰〕同我婦子我婦

我子同來致餉也○〔毛氏曰〕饁饋也田峻田大夫也

孔氏曰釋言云峻農夫也孫炎曰農夫田官也郭璞曰今之衙夫是也

○〔鄭氏曰〕此章

陳人以衣食爲急餘章廣而成之○〔程氏曰〕歲過中而行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

流火爲首

張氏曰周人慮事有豫七月之詩常於半年前提擬故順舉七月爲言

○〔范氏曰〕七月陰氣始盛而寒將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

〔鄭氏曰〕此二正之月人之無衣無褐將何以卒歲乎

朱氏曰言所以授衣爲是故也○范氏曰孔氏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爲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

是故將言衣之本則著寒之候

○〔歐陽氏曰〕農夫在田婦子往饋田大夫見其勤農樂業而喜

孔氏曰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稠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

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饋彼南畝及嗟我婦子曰爲改歲此述民人之志非敘先公號令之辭

○〔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

禮義之所以起孝悌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董氏曰〕

譬發說文作澤波栗烈集注作栗列按烈從火不得爲寒氣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祁祁

巨之反

女心

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鄭氏曰〕載、則也。陽、溫也。○〔毛氏曰〕倉庚、離黃也。孔氏曰、即葛。羣黃鳥也。懿筐、深筐也。○〔朱氏曰〕遵、循也。○

〔毛氏曰〕微行、牆下徑也。五畝之宅、樹之以桑。○〔鄭氏曰〕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也。○〔毛氏

曰〕遲遲、舒緩也。孔氏曰、遲遲者、日長而暄之意。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遇春暄、則四體舒泰、覺晝景之稍長、謂日行遲、故以遲遲言之。繁、皤蒿也。所以生蠶。孔氏曰、白蒿所以生蠶、今人猶用之。山陰

陸氏曰、今洗蠶種尚用蒿。祁祁、衆多也。程氏曰、韓奕、諸婦從之、祁祁如雲。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孔氏曰、既感事苦、又感陽氣。○〔程

氏曰〕殆、庶幾也。○〔孔氏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於羣公子之舍、則以卑矣。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鄭氏曰〕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將言女功之始。故又本於此。○〔王氏曰〕以九

月授衣也。故春日載陽、則求桑而蠶。○〔孔氏曰〕春日則以溫矣。又有鳴者是倉庚也。於此之時、女

執持懿筐、循彼微細之徑、求柔穉之桑、以養新生之蠶。因言養蠶之時、女有傷悲之志。更本之言春日

遲遲、然而舒緩、采蘩者祁祁然而衆多、女心感蠶事之勞苦、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有與公子同嫁之志。

程氏曰、再言春日遲遲者、此道人情之及時也。女勤力蠶事、蓋所以爲衣裳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朱氏曰〕殆及公子同歸、見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

此。○〔張氏曰〕此意次於耕事者、重昏嫁、本人情。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蠶、則衣食之本立矣。昏姻以時、則男女正矣。○釋文殆作迨、曰音待。

始也。

始也。



七月流火。八月萑戶官葦章鬼。蠶月條佗彫。桑取彼斧斨七羊。以伐遠揚。猗於官。彼女桑。七月鳴鵙圭寬。八月

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毛氏曰〕亂五患爲萑葦音。孔氏曰釋草云。亂似葦而小者。初生者爲莢。長大爲亂。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葦。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孔氏曰。月令季

春云。具曲植筐筥。注云。曲。薄也。植。槌也。薄用萑葦爲之。○植直吏反。槌直追反。〔程氏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計歲氣之早晚。不可指定幾月也。王氏曰。蠶

月非一月。故不指言某月。○〔鄭氏曰〕條。桑枝落之。采其葉也。○〔毛氏曰〕斨。方釜也。曲容。曰斨然則斨即斧也。唯釜孔異耳。

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孔氏曰。遠者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皆手所不及。故枝落之而采其葉。角而束之曰猗。鄭氏曰。女桑少枝。長條不枝落。束而采之。○孔氏曰。左傳云。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

戎。倚之。然倚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故云角而束之曰猗。○董氏曰。齊詩猗彼女桑。作倚。蓋倚而束也。毛傳亦曰角而束之。則毛亦爲倚也。○蘇氏曰。去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女桑。莢徒奚。桑也。郭璞曰。今俗呼小而

長條謂之女桑。孔氏曰。女是人之弱者。女桑。柔桑也。○鵙。伯勞也。鄭氏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五月則鳴。幽地晚寒。鳥物之候。從其氣焉。○孔氏曰。幽。處西地。寒氣之來。大率晚耳。八月其穫。七月食瓜。八月剝棗。九月肅霜。十月滌場。如此之類。皆

與中國同也。○〔孔氏曰〕績。緝麻之名。○〔毛氏曰〕元。黑而有赤也。朱深纁也。祭服元衣纁裳。孔氏曰。易下繫云。黃帝堯舜垂衣裳。

蓋取諸乾坤。注云。乾爲天。坤爲地。天色元。地色黃。故元以爲衣。黃以爲裳。土寄位於南方。南方故云用纁。是祭服用元衣纁裳之義。考工記。鍾氏則染纁術也。染元則史傳闕。○王氏曰。周官染人。秋染夏。夏五色也。蓋於是時也。五色皆可以染。故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爲

公子也。陽明也。孔氏曰。謂朱色光明。

○〔鄭氏曰〕七月流火。將言女工自始至成。故亦又本於此。○〔孔氏曰〕民知將

寒之候。八月萑葦既成。畜之以擬蠶用。○〔程氏曰〕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斨。亦預備其器具也。

伐遠揚。猗女桑。皆用斧斨。○〔毛氏曰〕七月鳴鵙。八月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朱氏曰〕凡此女

功之所成者。皆染之。或元或黃。而其朱者尤鮮明。孔氏曰。染以朱。孔陽為難言。我朱孔陽。則元黃不足道也。○〔程氏曰〕蓋所以供公上。

為公子之衣裳故也。為公子裘。獻豸于公。皆此義也。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張氏曰。我朱孔陽。則已欲為公子裘。取彼狐狸。則已

欲為公子裘。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則迨及公子同歸。民愛幽公。待之如家人。其愛之深如此。

○李氏曰。豈非至誠惻怛之意。上以是施之。下以是報之乎。言裳而不及衣。特使其韻耳。

八月載績。載元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孔穎達謂績麻為布。民白衣之。元黃之色。施於祭服。朱則

為公子之裳。非也。古者冕用麻。而服用絲。如元冕。豈不用元乎。

四月秀蓂。於遙五月鳴蜩。徒彫八月其穫。戶郭十月隕。于敏摯音託一之日于貉。戶各取彼狐狸。力之為公子裘。二

之日其同。載纘。子管武功言私其縱。子公獻豸。古牽于公。

〔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蓂。蓂。草也。爾雅釋草云。華。榮也。木謂之華。蜩。蟬也。孔氏曰。方言曰。楚謂蟬為蜩。宋衛謂之蟬。蝻。蝻。禾可穫也。隕。

墜、擗落也。孔氏曰：隕，墜也。十月木葉皆隕落也。○說文曰：皮葉落墜地爲墜。○〔鄭氏曰〕于往也。○〔毛氏曰〕于貉，謂取狐狸皮也。狐狸之厚以

居。孟冬天子始裘。董氏曰：齊東郭書衣，狸製也。○孔氏曰：孟冬天子始裘，月令文，言自此以後，臣民亦服裘也。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爲來年用之。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程氏曰〕其同，謂

會聚共事也。鄭氏曰：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王氏曰：唯田國人竭，故作曰同。○〔鄭氏曰〕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毛氏曰〕續，繼功事

也。豕一歲曰豮，三歲曰豨，大獸公之，小獸私之。○〔孔氏曰〕三章既言絲麻衣服女功之正，故四章陳女工之助，取皮爲裘，以助布帛。○〔鄭氏曰〕秀，鬘也。鳴蜩也。穫禾也。隕，擗也。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候。

物成自秀，斐始。張氏曰：秀，斐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王氏曰〕隕，擗則鳥獸毳毛，於是乎可以取皮，故以隕擗爲取貉

狐狸之候也。○〔孔氏曰〕旣言捕取狐狸，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君民俱出田獵，則繼續武事，年常

習之，使不忘戰也。○〔朱氏曰〕獻豨于公，亦愛其上之無已也。孔氏曰：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東萊曰〕貉，狐

貉之居也。戎狄之貉，所以得名者，亦以五穀不生，狐狸之所聚也。讀作貉道之貉，亦通。

五月斯蠡，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起弓反。室，珍悉反。

熏鼠塞向，瑾戶。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許云反。音。

〔陸氏草木疏曰〕斯螽、蝗類。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莎雞如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毛氏曰。莎雞羽成而振訊之。○李氏曰。考工記云。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

○釋文曰。屋四垂爲宇。韓詩云。宇。屋雷也。朱氏曰。宇。齋下也。○蟋蟀解見唐蟋蟀。孔氏曰。月令季夏云。蟋蟀居壁。是從壁內出在野。○〔毛

氏曰〕穹窮。窳塞也。孔氏曰。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孔氏曰〕熏鼠令出其窟。○〔毛氏曰〕向北出牖也。孔氏曰。土虞禮云。祝啓牖。嚳注

云。嚳。一名也。爲寒之備。不塞。南窗。○朱氏曰。塞向。以當北風。墁塗也。庶人葦戶。孔氏曰。葦戶。以荆竹織門。以其荆竹通風。故泥之也。○〔孔氏曰〕穹窳。墁戶。文在十月之下。

亦當以十月塞塗之矣。○〔王氏曰〕嗟者。憫憐之辭。○〔孔氏曰〕改歲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又曰。若總一言歲之事。則寒暑一周。又爲終歲。故上言無衣無褐。何以卒歲。○〔范氏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

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爲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鄭氏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孔氏曰〕蟲既近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爲此者

爲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前漢食貨志曰。春令民畢出在野。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爲改歲。入此室處。所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

〔張氏曰〕此章見老者之愛。

豳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嗟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通于民俗尙矣。商周特

舉而迭用之爾。

六月食鬱及藟。於六反七月亨葵及菽。善庚反八月剝棗。善卜反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

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反采荼薪樗。救書反食我農夫。

〔毛氏曰〕鬱、棣大計反屬藟、藟藟也。孔氏曰：棣其樹高五六尺，其實大如李，食之甜。一名車下李，藟藟者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與李車下李即鬱，藟李即藟。藟乃盈反。爾

雅注曰：葵，承露也。大莖小葉，華紫黃色，可茹。李氏曰：公儀爲魯相所拔者是也。〔朱氏曰〕菽，豆也。〔毛氏曰〕剝，擊也。孔氏

曰：棗須就春酒，凍丁貢反膠也。孔氏曰：此酒凍時膠之，即酒正三酒中清酒也。○月令仲冬，麴蘖必時。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爲酒。○蘇氏曰：夏不可以釀，故爲此酒以繼之。〔鄭氏曰〕

介，助也。爾雅曰：介，右也。〔毛氏曰〕眉壽，毫眉也。孔氏曰：人年老者必有毫眉，秀出者，故知眉謂毫眉也。〔長樂劉氏曰〕壺，枯者可爲壺，嫩者

可供茹。八月宜斷其稍，令勿復花實，所以堅其壺而大其茹。今民尙爾。孔氏曰：壺與食瓜連文，謂甘瓠可食者也。張氏曰：食瓜斷壺，皆去團爲場之漸。

○〔毛氏曰〕叔，拾也。苴，麻子也。爾雅曰：廢菜實。注禮記曰：苴，麻之有實也。○廢，扶刃反。臬，息似反。○孔氏曰：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茶解見谷風。○〔毛氏曰〕

樗，惡木也。孔氏曰：樗唯堪爲薪，故曰惡木。○〔呂氏曰〕衣裘具矣，居室安矣，老者之養，不可以無加也。農夫之勤其養，不

可以不畜也。○〔程氏曰〕自六月食鬱及藁已下，果蔬棗酒，皆爲養老之具。○〔王氏曰〕眉壽衰矣，養氣體焉以助之也。朱氏曰：果酒嘉蔬，以養老疾，奉賓祭，介眉壽者，頌禱之辭也。○〔程氏曰〕七月食瓜以下，皆爲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

夫。鄭氏曰：瓜瓠之善麻食之糝，乾茶之菜，惡木之薪，養農夫之具。○朱氏曰：瓜瓠苴茶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

直容反 稷音六

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

索綯。徒刀反 亟紀力反 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鄭氏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築堅以爲場。

毛氏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孔氏曰：蹂踐禾稼，則謂之場。

○〔孔氏曰〕納，謂納於場。○禾解見下。○〔孔氏曰〕種植嘉穀名爲稼。

李氏曰：說文云：禾之秀實者爲稼。一曰在野曰稼。

○黍稷解

見黍離。○〔毛氏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稷。

董氏曰：鄭衆曰：先種後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稷。按說文種音童，所謂重也。種音衆，所謂塾。○釋文曰：禾邊作重，是重稷之字。禾邊作童，是種藪之字。

○〔孔氏曰〕再言禾者，以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稷四種而已。其餘稻秫芡粱之輩，皆名爲禾。麻與菽

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字以總諸禾也。○〔鄭氏曰〕旣同，言已聚也。

王氏曰：所納之備也。○朱氏曰：言納於場者，無所不

備，則我稼同矣。○〔毛氏曰〕入爲上，出爲下。

李氏曰：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程氏曰：上入遷入都邑之居也。

○〔范氏曰〕宮功，公室之役也。

董氏曰：蓋官府之役也。古

者用民之力不過三日其此謂乎

○〔鄭氏曰〕爾汝也。○〔毛氏曰〕宵夜也。○〔程氏曰〕絢所用蓋屋。

毛氏曰絢絞也。○孔氏曰絢繩之絞也。○鄭氏曰汝

當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

○〔鄭氏曰〕亟急也。○〔毛氏曰〕乘升也。

程氏曰乘屋蓋治也。

○〔鄭氏曰〕急當治野廬之屋。

孔氏曰汝又當急其

升上野廬之屋而修治之。以待耘耔之時。上云塞向謹戶。是都邑之屋。故知此所治屋者。民治曰廬之屋也。○董氏曰各入保城。故野廬之居。閒可以治之。

○〔孔氏曰〕播種也。○〔張氏曰〕此章言

農夫稼同。則思上入執宮功。不待督責。自相戒以亟乘屋。而播百穀亦未嘗休息也。○〔孟子曰〕民事

不可緩也。詩云。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范氏曰亟其成屋。趨時之急也。其急何也。其始播百穀故也。

○〔范氏曰〕天運

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殖也。

王氏曰如易所謂終則有始者也。

○〔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

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

直弓反

三之日納于凌。

力證反

陰四之日其蚤。

音早

獻羔祭韭。

音久

九月肅霜。十月漉。

徒歷反

場。朋酒斯

饗。曰殺羔羊躋。

子奚反

彼公堂。稱彼兕觥。

饒彭反

萬壽無疆。

〔周官凌人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毛氏曰〕冰盛水腹堅。則命取冰於山林。沖沖鑿冰之意。

孔氏曰沖沖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月令季冬冰方盛。水澤腹堅。命取而藏之。○左傳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於是取之。注陸道也。謂夏十二月日在虛危。

○〔孔氏曰〕豳土晚寒。故可夏

正月藏冰。又曰。凌人十二月斬冰。卽以其月納之。○朱氏曰。幽土寒多。故正月風未解凍。冰猶可藏也。

○〔毛氏曰〕凌陰、冰室也。○〔孔氏曰〕仲春陽氣出地。

冰依禮須開。○〔程氏曰〕其蚤用之於獻羔祭非時。夏頒冰是其後用時也。

周官。凌人夏頒冰。○孔氏曰。西陸朝觀而出之。三統術。四月立夏節。

日在畢十二度。星去日半。次然後見。是立夏之日。日去昴星之界已十二度。昴星得朝見也。二月開冰。公始用之。未賜臣也。至于夏初。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普用之。乃是頒賜臣下也。

○〔孔氏曰〕月令仲春。天

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非者。蓋以時非新出。故薦之。鄭氏凌人注云。爲二月將獻羔而啓冰。

○〔邱氏曰〕肅、嚴氣也。○

〔毛氏曰〕滌、掃也。場功畢入也。兩樽曰朋。孔氏曰。設兩樽之朋。酒斯爲飲食之饗禮。

○〔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王

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孔氏曰〕稱、舉也。○兕觥解見卷耳。○〔毛氏曰〕疆、竟也。○〔孔氏曰〕七

章言收斂之事。所以成首章也。衣食已具。卒章乃言備暑藏冰。飲酒相樂。

鄭氏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范氏曰。備寒所以

爲下也。備暑所以爲上也。寒者民之所患也。故先之。所以急民也。

○〔程氏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以順時氣也。○〔張氏曰〕

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

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萬壽無疆。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鴟尺之鴟子嬌。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鄭氏曰。未知周公之志者。未知其欲攝政之意。○朱氏曰。

管蔡流言。使成王疑周公。周公雖已滅之。然成王之疑未釋。則亂未弭也。故周公作鴟鴞之詩以遺王。而告以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所以爲救亂也。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

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歐陽氏曰。金臚言周公先

攝政。中誅管蔡。後爲詩以貽王。鄭氏謂先爲冢宰。中避而出。作詩貽王。以作詩後乃攝政。而誅管蔡。非也。

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由六子之閔斯。

爾雅曰。鴟鴞鷓鴣。郭璞曰。鷓鴣。○山陰陸氏曰。先儒以鷓鴣爲巧婦。以爾雅觀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鷓鴣鷓鴣。繼言狂茅鷓怪。鷓鴣則鷓鴣亦梟之類也。○呂氏曰。鷓鴣。惡聲之鷓鳥也。詩有鷓萃止。又翮彼飛鷓。又爲梟爲鷓。蓋梟之類。

鷓音寧。鷓音決。怪古拜反。梟古堯反。○〔歐陽氏曰〕鳥之愛其巢者。呼鷓鴣而告之。程氏曰。不知呼鷓鴣者。主何物。○〔鄭氏曰〕室。猶巢也。言已

取我子。幸無毀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歐陽氏曰。今鷓多攫鳥子而食。○〔毛氏曰〕恩。愛也。○〔程

氏曰〕鬻。育也。○〔朱氏曰〕鬻。養此子。誠可憫憐。今既取之。其毒甚矣。況又毀我室耶。本程氏說。○〔程氏

曰。鷓鴣謂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朱氏曰。周公託爲鳥言以自比。○〔呂氏曰〕般民欲叛。馮附二叔之親。欺惑其

人。使之流言云。周公將不利於孺子。欲王取信兄弟之言。中傷周公。謀危王室也。故周公曰。管蔡親也。

爾既以惡汙染。使陷於罪。是汝般民入吾國。害我兄弟矣。又欲危王室。則不可也。范氏曰。成王幼弱。未足以反天。其命定命。周公苟不

攝政。則禍亂將作。而毀周室矣。故曰無毀我室。與王室同安危故也。○〔東萊曰〕

鷓鴣。鷓鴣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鷓鴣。此乃陸璣疏所謂

巧婦似黃雀而小。其名偶與鷓鴣之別名同。與爾雅之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

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考郭景純之注耳。恩斯勤斯。鬻子之憫斯。言我恩愛勤苦。育養此子。

誠可憫惻也。周公謂管蔡爲子者。爲周家語般民之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直留。杜反。繆。莫侯反。牖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毛氏曰〕迨。及也。徹。剝也。朱氏曰。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鄭氏曰〕綯繆。猶纏綿也。○〔朱氏曰〕牖者。巢之通

氣處。戶其出入處也。○〔鄭氏曰〕下民。巢下之民也。○〔程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爲安固防

閒之道。深至如此。而尙或侮之。朱氏曰。亦爲鳥言。及天之未陰雨之時。而往取桑根。以纏綿其巢之隙穴。使之堅固。以備陰雨之患。○孔氏曰。以勤勞之故。惜此室巢。今巢下之民。或敢侮慢我。欲毀我巢室。○

〔孔氏曰〕王肅云周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我周道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〇

釋文曰桑土韓詩作杜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董氏曰石經作桑杜方言云荑杜根也。

予手拮据音吉据音居予所掎力活反荼音徒予所蓄租子胡反予口卒瘁音徒曰予未有室家。

〔毛氏曰〕拮据京劇俱局反掎孔氏曰說文曰掎持也掎拘謂以手爪拘持草也。〇〔朱氏曰〕掎取也。〇〔毛氏曰〕荼荏苒音條也。孔氏曰曰菴

爲荏苒荏謂亂之秀穗也。〇〔程氏曰〕蓄積租取也。王氏曰與租賦之租同。〇〔王氏曰〕卒盡也。〇〔毛氏曰〕瘁病也。

手病口病。孔氏曰口病明手亦病也。〇釋文曰韓詩云口足爲事曰拮据。〇〔鄭氏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曰我未有室家之故。朱氏曰亦爲鳥言所以拮据持

荼蓄租勞苦而至於病者以巢之未成也。以比己之所以勤勞如此者以王室新造而未集故也。

予羽譙譙在消反予尾脩脩素彫反予室翹翹祁消反風雨所漂匹遙反搖予維音曉曉呼堯反

〔毛氏曰〕譙譙殺色界反也。脩脩敵也。孔氏曰鳥之羽尾疲勞之狀。翹翹危也。曉曉懼也。〇〔鄭氏曰〕音曉曉然恐懼告愬

之意。〇〔蘇氏曰〕爲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敵室成而風雨漂搖之則其音得無急乎。朱氏曰翹翹成而未定也風雨又從而漂搖之

以此已既勞悴，王室未安，而多難乘之，則其作詩以喻王，亦不得而不汲汲也。

○〔程氏曰〕此周公之詩，所以辭哀而意切也。○〔釋文〕脩脩作脩脩。

孔氏載經文及毛傳，皆作消消，云定本消消作脩脩。

### 鷓鴣四章，章五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

力報反

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

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

音汝

也。四言樂。

音洛

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敝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

音悅也。

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李氏曰：周在豐鎬，管蔡挾三監叛，其地在王室之東，周公自東而征之，則是自西而東，故謂之東征。二年而罪人斯得，至歸周則三年矣。○孔氏曰：完謂不與敵戰，歸士完全。○程氏曰：

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孔氏曰：室家之望汝，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敝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忘其勞苦。○朱氏曰：皆其心之所願而不敢言者，上之人乃先其未發而歌詠以勞苦之，則其歡欣感激之情，爲如何哉。夫古之人，上下之際，情志文孚，雖家人父子之相語，無以過此，其所以維持鞏固數百年而無一旦土崩之勢也與。

我徂東山，惓惓。

徒刀反

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

莫紅反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

戶剛反

枚。

莫杯反 娟娟。

烏乎者，蠋音蜀。

烝在桑野，敦。

都迴反

彼獨宿，亦在車下。

〔程氏曰〕東山所征之地。○〔毛氏曰〕惓惓言久也。陳氏曰：惓，慢也。有流而不止之意。○〔孔氏曰〕零雨，零落之也。○〔毛

氏曰〕濛濛雨貌。說文曰：濛，微雨也。○〔王氏曰〕止使人毋為謂之勿。○〔毛氏曰〕士事也。○〔鄭氏曰〕行，陳也。○

〔毛氏曰〕枚，微也。孔氏曰：微者，其物微細也。大司馬大閱云：逢鼓銜枚而進。注云：枚如箬銜之有繸結項中，軍法止語為相疑惑。○箬直慮反，繸戶卦反。 蝟蝟，蝟貌。桑蟲也。孔氏曰：釋蟲云：蝟蝟，蝟也。蝟，蝟也。蝟，蝟也。

此詩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韓非云：蠶似蝟。○蝟，烏木反，蝟音烏。 ○〔程氏曰〕烝，猶云升也。蝟在葉中，故云烝在桑野。朱氏曰：烝，發語聲。 ○〔朱氏曰〕敦，

獨處不移之貌。○〔鄭氏曰〕獨宿於車下。王氏曰：古之所以用車戰者，謂其車戰則將卒有所蔽倚，止則為營衛與軛柵無以異。兵械衣服之屬皆可以載其中。 ○〔鄭氏曰〕

敝，歸士之情也。我往之東山，既久勞矣，歸又道遇雨濛濛然，是尤苦也。董氏曰：我徂東山，記其地也。惓惓不歸，記其久也。我來自東，記其還也。零雨其

濛，記其時也。○范氏曰：人之情憚往而樂歸，於其歸猶閔其遇雨，則其往可知也。○程氏曰：濛濛之時，羈旅愁慘。 ○〔蘇氏曰〕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

耳，而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毛氏曰：我心西悲，公族有辟，公親素服不舉樂為之變，如其倫之喪。 ○〔范氏曰〕征役久則衣敝，制彼裳衣，歸

士之情也。○〔朱氏曰〕其在塗也，親物起興而自嘆曰：彼蝟蝟者，蝟則在桑野矣。此敦然而獨宿者，則

亦在車下也。程氏曰：蝟卷在桑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敦然獨處於車下也。 ○說文：蝟，作蜀。

勿士行枚，亦歸士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陳也。所謂敝其情而閔其勞。○〔毛氏曰〕

我心西悲。雖不合經旨。然可謂知周公之心矣。

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羸力果之實。亦施羊豉于宇。伊威在室。蠪音蕭所交。在戶。町他頂。

睡他短鹿場。熠以執燿以照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氏曰〕果羸。枯樓也。孔氏曰。釋草云。果羸之實。枯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齊人謂之天瓜。○〔陳氏曰〕施。延也。果羸蔓生。延施于宇下。○

〔長樂劉氏曰〕伊威者。壁落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于室。蠪者。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當戶。

毛氏曰。伊威。委委也。蠪。長跖也。○委於為反。踰起宜反。○孔氏曰。伊威名委委。別名鼠婦。在壁根下。墜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長跖。小蜘蛛。長脚者。俗呼為喜子。此蟲來著人衣。當有親客至。○〔程氏曰〕町。睡。廬。傍畦。

壠。為麋鹿之場也。王氏曰。町。睡。鹿場者。町。畦。村。睡之中。無人焉。故鹿以為場也。○董氏曰。區。種法。曰。伊尹作為區田。一畝之中。地長十八丈。分十八丈。作十五町。町間分十四道。通人行。睡為田里所聚。○〔孔氏曰〕

本草。熠燿。一名螢火。陳思王螢火論曰。秋陰沈數雨。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朱氏曰。螢火夜飛。其光耀耀也。○董氏曰。熠燿。自是

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程氏曰〕我徂東山。惛惛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其在外之久。往來而勞。

每章重言。見其感念之深。丁夫于役。田事廢。室廬遂荒。果羸以下是也。在彼思念其如此也。○〔鄭氏

曰〕室中久無人。故有此五物。是不足可畏。乃可為憂思耳。李氏曰。此五物非可畏。但起人懷思之情也。○〔朱氏曰〕此則述其

歸未至而思家之情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古玩鳴于垤，田節婦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有敦徒端瓜反

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氏曰〕鶴，水鳥也。陸機草木疏云：鶴，雀也。似鶴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將陰雨則鳴。○〔毛氏曰〕垤，螻魚綺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

知之。鶴好水，長鳴而喜也。孔氏曰：螻，土為塚以避溼。將欲陰雨，水泉上潤，故螻避溼而上塚。鶴是好水之鳥，知天將雨，故長鳴而喜也。○王氏曰：垤是邱垤也。○〔鄭氏曰〕灑掃，埽拈

甫問也。類篇曰：穹窒，窮塞鼠穴也。程氏曰：穹窒，謂鼠穴也。穹窒者，窒所壅土也。○〔程氏曰〕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

薪之上。○〔朱氏曰〕栗，周土之所宜木。○〔程氏曰〕有陰雨之候，則婦思念其勞而悲嘆。鄭氏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

之則嘆於室也。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王氏曰：聿，隨也。念其將至而灑掃，復恨其留

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年矣。○釋文曰：栗，韓詩作漻，力菊反。衆薪也。

婦人掃灑以待夫之至，願見苦瓜繫於栗薪，因感其夫久匏繫於外，嘆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皇駁邦角其馬，親結其縵。九十

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娶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歸。嫁也。○〔毛氏曰〕黃白曰皇。孔氏曰。謂馬色有黃處有

白。駟白曰駟。孔氏曰。謂馬色有駟處。有白處。駟赤色也。縞。婦人之褱。許章反也。母戒女施衿。其纁反。結帨。孔氏曰。昏禮言結帨。此言結縞。則縞當是帨。爾雅曰。婦人之褱。謂之縞。縞。綌衣小帶。○帨。始鏡反。褱。辭見反。

九十其儀。言多儀者。朱氏曰。九其儀。十其儀。言其儀之多也。○〔程氏曰〕四章言歸而及時成昏。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昏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駟。有文彩也。親結其縞。女之親結之。

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朱氏曰。此言東征之歸。士其未有室家者。及時而昏。姻既甚善矣。其舊有喜當如何耶。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氏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程氏曰〕爾詩七月。陳王業。鳴鶉遺王。東山言東征。破斧伐柯。九罭。皆刺朝廷不知周公。於刺也。復有淺深之異。觀詩可見。狼跋。美不失其聖。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反。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毛氏曰〕隋鑿曲容反曰斧說文曰隋孔形狹而長也

○說文曰斨方鑿斧也○〔朱氏曰〕四國四方之國從管蔡之亂

者○〔毛氏曰〕皇匡也將大也○〔朱氏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

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也豈不大哉然則雖破斧而缺斨義有所不得辭矣夫

管蔡流言以謗周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公之為是以救其身而已故為此詩者為之發明其心如

此學者於此玩味而有得焉則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蘇氏曰使周公嫌於救其身潔身而退以避二叔之難則其亂將及於四方如是而周公亦清矣然亦未免於小人

也○〔董氏曰〕齊詩作四國是匡賈公彥引以為据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巨宜反周公東征四國是吡五戈反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鑿屬曰錡釋文曰韓詩云錡木屬吡化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鉢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適在蓋反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氏曰〕木屬曰鉢釋文曰韓詩云鉢鑿屬適固也鄭氏曰斂也○朱氏曰斂而固之也○〔范氏曰〕亦孔之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

〔董氏曰〕適集本作鞞

破斧三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

直遙反。

廷之不知也。

董氏曰：朝廷者，人主所與大臣論是非可否之地。詩人不斥言成王而曰朝廷，所以兼刺也。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

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日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主未悟而事未

回，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

七喻反。

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氏曰〕柯，斧柄也。○〔朱氏曰〕克，能也。○〔孔氏曰〕媒，通二姓之言者也。○〔程氏曰〕伐柯匪斧，則

不能取，妻匪媒，則不成。言各有其道。今欲周公之歸，亦必有其道也。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

古豆反。

之子，籩豆有踐。

賤淺反。

〔鄭氏曰〕則，濃也。覯，見也。之子，指周公也。○爾雅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

考工記：旅人爲豆，實三而成殼，崇尺。○鄭氏曰：籩豆，其容實皆

四升。○爾雅曰：瓦豆謂之登，疏曰：旅人爲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瓦亦名豆也。

○〔毛氏曰〕踐，行列貌。○〔程氏曰〕此章言其道。○〔朱氏曰〕

執柯以伐柯，卽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濃，以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九罭于逼反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程氏曰〕周公居東未反。士大夫始刺朝廷不知反周公之道。伐柯是也。既又思之切。刺之深。責在朝廷之

人不速還公也。

九罭之魚鱒才損反。魴音房反。我觀之子。袞古本反衣繡裳。

〔毛氏曰〕興也。○爾雅曰。纓子弄反。罭謂之九罭。九罭魚網也。孫炎曰。謂魚之所入。有九囊也。郭璞曰。纓今之百囊網也。○〔陸氏草木疏

曰〕鱒似鱒呼本反。魚而鱗細於鱒。赤眼。○魴解見敝笱。○釋文曰。袞衣。六冕之第二者也。畫為九章。天

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司服鄭氏注曰。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續於衣。六曰藻。七曰粉米。八曰黼。九曰敝。皆繡於裳。○〔程氏曰〕鱒魴魚之

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鱒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我欲觀之子。當用上公禮服往逆之。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信處。

鴻解見鴻雁。○〔毛氏曰〕遵。循也。○渚。解見江有汜。○〔程氏曰〕此章言公之不得其所也。鴻飛戾天者也。今乃遵渚。言不得其所。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師保重禮往逆也。使公不得其所。

於女信安處矣。則深責在朝廷之人也。陳氏曰。今公未歸其所。於女朝廷之臣。信能自安處乎。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爾雅曰：高平曰陸。○〔程氏曰〕：不復，謂未還舊職，宿安息也。陳氏曰：宿猶處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程氏曰〕：此章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袞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望公也。

成王既發金縢，悔悟而迎周公，其言曰：惟朕小子其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此正國人之所望於朝廷者也。首章曰：我觀之子，袞衣繡裳。卒章曰：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所謂禮亦宜之者也。乃此篇之大指也。說詩者徒見信宿兩字偶相屬，遂以爲過宿曰信之信，故其釋二章三章，或以爲西人語東人，或以爲東人自相語，而不見國人深望乎上誠懇切至之意，求一字之通，而失一篇之旨。學者苟能玩味程氏之說，則詩人之心可見矣。凡詩之體，初言者本意也，再言者協韻也。於女信處本意也。於女信宿協韻也。詩亦有初淺後深，初緩後急者，然大率後章多是協韻。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狼跋、蒲末反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其聖也。

狼跋其胡。載靈丁四反。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狼解見還。○〔毛氏曰〕跋、躡也。力輒反。孔氏曰。跋。前行曰躡。○〔孔氏曰〕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朱氏曰。頷。下懸肉也。○〔毛氏曰〕靈、

跲也。其劫反。說文曰。跲。躡也。跲。躡也。進則躡其胡。退則跲其尾。進退有難。○〔鄭氏曰〕公、周公也。○〔程氏曰〕遜者、避而弗

居也。劉氏曰。公孫、幽公之孫。謂周公也。○〔毛氏曰〕碩大、膚美也。○〔鄭氏履人注曰〕王舄有三等。赤舄爲上。冕服之舄。

詩云。王錫韓侯。元袞赤舄。則諸侯與王同。複下曰舄。禪下曰屨。○〔王氏曰〕几、人所馮以爲安。故几几

安也。毛氏曰。几、絢貌。絢音劬。孔氏曰。謂舄頭飾之貌。士冠禮注云。絢之言拘。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脛頭。纒縫中。紉也。○朱氏曰。安重貌。纒於力反。縫扶用反。○〔程氏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

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於

求欲。故陷於機。穿羅紩。前跋後靈。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以致禍難危。困如是者。以其有

貪欲故也。若周公者。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以謙遜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德。故雖在危疑

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也。范氏曰。其德備者。其容亦盛。赤舄几几。則其餘可見矣。夫神龍或潛或飛。能大能小。其變化不測。然而蓄之若犬羊。然有欲故也。唯其可以蓄之者。是以亦得隨而食之。凡有欲之類。莫不可制焉。唯聖人無欲。故天地萬物。不能易也。富貴貧賤。死生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吾豈有心乎哉。亦順受之而已矣。○〔董

舜受堯天下。不以爲泰。孔子阨於陳蔡。而不以爲戚。周公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而赤舄几几。德音不瑕。其致一也。

氏曰。几几。崔靈恩集注作擊。說文一作己己。一作擊擊。狼窻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氏曰〕不瑕。不可疵。才斯反。瑕也。孔氏曰。瑕者玉之病。疵亦玉病。

○〔程氏曰〕大舜謂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使周公有貪欲崇高得名之心。其能得天下之與如是乎。惟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不失其聖德音。所以不瑕也。先儒以狼跋窻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興聖人乎。且以上二句言跋言窻。安有几几不瑕之義。但此詩體。與他詩不類。故不通耳。左傳。晏子曰。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注。心平則德音無瑕闕。

### 狼跋二章章四句。

### 豳國七篇二十七章二百三句